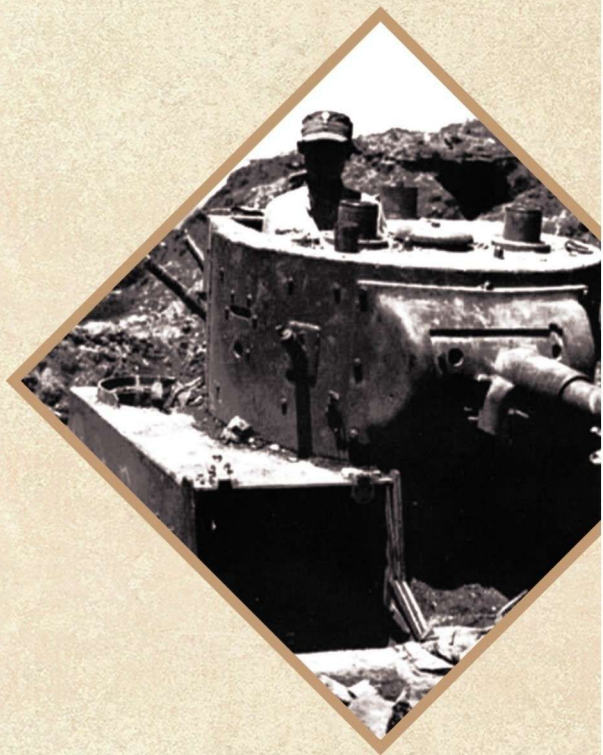




杨晓林 ◎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 永垂青史的滇西抗战



杨晓林◎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 永垂青史的滇西抗战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永垂青史的滇西抗战 / 杨晓林著. --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2

( 经典云南丛书 )

ISBN 978-7-5415-6214-3

I. ①永… II. ①杨…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云南省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5371号

|       |           |
|-------|-----------|
| 书 名   | 永垂青史的滇西抗战 |
| 作 者   | 杨晓林       |
| 策 划 人 | 李安泰 杨云宝   |
| 组 稿 人 | 吴学云       |
| 出 版 人 | 李安泰       |
| 责任编辑  | 施国芬       |
| 装帧设计  | 向 炜       |
| 责任印制  | 赵宏斌 张 旸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www.yne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一厂印刷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 1/32开本 2.375印张 64千字

ISBN 978-7-5415-6214-3

定价 4.80元

##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焚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到了。

编者



## 目 录

|                    |    |
|--------------------|----|
| 一、滇西抗战——概貌·····    | 2  |
| 二、中国远征军兵败野人山·····  | 7  |
| 三、黑云压城——边疆沦陷·····  | 20 |
| 四、滇西大反攻——腾冲大战····· | 30 |
| 五、滇西大反攻——松山大战····· | 40 |
| 六、龙陵会战、芒友会师·····   | 57 |
| 七、滇西抗战的历史意义·····   | 67 |



出去的时候，是复仇的子弹，是无敌的青春且血肉丰满；回来的时候，只是骨头，不朽的骨头。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他们献出了热血的青春，我们把他们叫做民族的脊梁。这是一段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这也是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因为，忘记历史的民族，无疑是一个悲哀的民族。

我们不能忘却的历史——那就是抗日战争，那就是滇西抗战。

民族意识在国家危亡之际，常常演变成为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为此，抗日军队和滇西人民不惜拿起刀枪，冒着敌人的炮火，用鲜血去捍卫民族和国家的尊严，用生命去谱写人类和平的美好愿望。当硝烟散尽，享受和平的人们将用鲜花去祭奠刻在心底的永恒记忆。

## 一、滇西抗战——概貌

我们不能忘记 —— 1942年至1944年的惨烈的滇西抗战。

这是一个逐渐淡出人们热点视线的区域——中国云南省的西南部地区、缅甸

胡康河野人山……

70年前——1942年2月至1944年9月——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日本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和盟军一起对日作战，彻底消灭了日本军队的嚣张气焰，而且保住了中华民族的生存。

1941年，日本法西斯在入侵中国4年零5个月后，战争升级，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燃遍了整个东南亚。此时的世界，似乎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国10万远征军出国作战，兵败缅甸，日本法



保山市滇西抗日战争纪念碑

西斯的铁蹄踏上了滇西的土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滇西军民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唱响了保卫家乡，保卫滇西，保卫怒江，保卫全中国的战曲，终于高举着“还我山河”的大旗，消灭侵略者，把日本法西斯最先赶出了中国的国门。中华民族如同汹涌澎湃的怒江，是不可战胜的！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上机动部队偷袭美军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终于于1941年12月8日代表国民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

此时的日军大本营迅速发动南方战役，中国香港、越南、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相继沦陷，缅甸也危在旦夕。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军事联席会在重庆召开，决定成立中缅战区指挥部，中国政府派出10万远征军赴缅参战，保住中国唯一的一条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由美国指派史迪威将军担任盟军总参谋长。可就在中国远征军在云南完成集结准备出国作战时，蒋介石因卫立煌政治上有通共之嫌，临阵换帅。



1942年3月8日，仰光沦陷，匆忙入缅的远征军二〇〇师按照盟军指挥部同古会战的要求，在师长戴安澜的指挥下，在同古布防。由于英军撤出防区，二〇〇师孤军面对日军三个师团的轮番进攻，血战12天，大量消灭敌军后，在二十二师的接应下，撤出同古，同古会战流产。史迪威通过和英军协调，制订出新的平满纳会战计划，计划尚未展开，英军就被日军围困在了仁安羌，三十八师在孙立人师长的指挥下，大胆出击，救出英军。

日军五十六师团在松山佑三的指挥下，派出机动部队夺取棠吉，兵临腊戍，东线告急。杜聿明立即派出二〇〇师，夺回棠吉。史迪威又提出曼德勒会战计划，与杜聿明产生矛盾，远征军长官司令罗卓英犹豫不决，二〇〇师被迫调往曼德勒。日军五十六师团乘机插到远征军身后，远征军第六军和六十六军视敌强大，撤回云南，缅甸只剩下了第五军3个师和六十六军新编三十八师。日军8个师团的兵力在空军的支持下，围剿远征军，盟军缅甸战役失败。远征军二十二师和



三十八师撤至印度，二〇〇师和九十六师翻越野人山向中国方向走去，在突围途中，戴安澜身负重伤，英勇殉国，10万远征军损失过半。

1942年5月3日，日军五十六师团从畹町进入滇西，并迅速向保山推进。关键时刻，李根源电告蒋介石必须守住怒江天险。宋希濂火速派出七十一军三十六师日夜兼程赶往惠通桥，炸掉惠通桥与日军展开激战。飞虎队的战机及时赶到，轰炸怒江西岸的日军，瓦解了日军的进攻。

在李根源的荐举下，张问德临危受命出任腾冲县长，在腾北地区成立了抗日临时政府，办战时干部训练班，设置递步哨，深入滇西组织游击队，进行敌后抗战。为了牵制日军，预备二师渡过怒江在腾北一带游击作战。在张问德和王思湘的积极帮助下，动员组织各族土司和群众共同抗日，在滇西建立起了一个广大的敌后战场，组织起抗日义勇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史迪威将撤到印度的二十二师和三十八师集中在兰姆伽基地训练，向蒋介石提出了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蒋介石提出需要巨额军援，为了支持中国战场，美国空军特遣队开辟驼峰航线，可蒋介石迟迟不肯用兵。卡萨布兰卡会议，三叉戟会议，蒋介石死死咬住英国人，英国人不出兵，中国绝对不动一兵一卒。一直到开罗会议，通过罗斯福，才确定下了滇缅作战计划。

预备二师同三十六师换防后，日军调集了15000人对腾北地区进行大扫荡，三十六师被迫撤到怒江以东。王思湘组建起了腾北游击大队，继续坚持敌后抗战。

1943年10月31日，史迪威指挥着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二十二师和三十八师出兵胡康河谷，进行缅北反攻。蒋介石迫于政治上的压力，下令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驼峰航线运送过来大量的军事物资，用于武装准备反攻的部队，虽然罗斯福和史迪威不断施压，可蒋介石仍然不肯下令反攻滇西。

随着缅北反攻的迅速推进，史迪威不断飞临重庆要求蒋介石发动滇西反攻。蒋介石以中国战场正受到日军一号作战的压力，远征军准备不足为借口，不肯发兵。





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终于下令进行滇西反攻。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在怒江一线十多个渡口同时强渡怒江，对龙陵松山和腾冲之敌发起反攻。在缅北和怒江前线，日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工事被摧毁，据点被拔除。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沿着滇缅路不再是挺进而是败退，在他们的身后，穿草鞋扛步枪的中国士兵信心百倍地乘胜追击，头上有美军飞机的掩护轰炸，身后有百万民工骡马紧跟着大军的前进步伐，整整一百年来中国人在反侵略战争中从未有过如此扬眉吐气和气壮山河的战争业绩，以高昂的民族精神，横扫倭寇。

史迪威通过罗斯福提出要全权指挥中国的所有军队，并要求美国运到中国的所有军援应该配发给所有抗战的部队，包括战斗在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史迪威通过美军驻华司令部，派出十八人考察团对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提出把欧洲战场上缴获的德军武器运到中国，用于装备“中共”军队。蒋介石终于撕下脸来，罗斯福迫于美国利益的战略考虑，将史迪威调回美国。

1944年5月，缅北的驻印军和渡过怒江的远征军，怀着对鬼子的刻骨仇恨，在高黎贡山、腾冲、松山、龙陵与日军浴血奋战，许多战士在胜利的前夕英勇献身。三十九师血战南天门，全师仅剩下了100多人。滇西各族人民和美国盟友也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反攻之中，民族仇恨终于撕碎了大日本帝国。远征军高举着“还我山河”的旗帜，在滇西最先把侵华日军赶出了国门。

纵观中国八年抗战，虽然也有临沂战役、徐州会战（含台儿庄战役）、武汉战役、昆仑关战役，但整个正面战场一派失败景象，只有滇缅印战场例外。历时三年，横跨亚洲三国，先后有七个国家近百万军队投入战斗，在这一名副其实的國際战场上，中国军队毫无疑问扮演着主要角色，特别是中国驻印军，足以同任何盟军相比。

一寸山河一寸血，滇西抗战有太多的血，太多的泪，这些都将成为历史的记忆。

滇西对日作战的时间是从1942年2月到1945年1月中国军队全部收复失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这一历史时期，包括二次远征域外入缅作战，以及之后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攻占松山、腾冲、龙陵；第二阶段：攻占芒市、遮放；第三阶段：攻占畹町，会师芒友。





## 二、中国远征军兵败野人山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是这一天，日军占领泰国。而后三支日军纵队在以越南为基地的飞机机群掩护下，从泰国这块刚到手的地盘潮水般涌入马来西亚半岛，英军一触即溃。此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得到的报告是：新加坡的大炮都是指向海面的，不能掉头。这意味着新加坡的英军不能抵御从腹背的陆地上来犯的日军。1942年元旦，日本又相继在关岛、中国香港、婆罗洲、威克岛和菲律宾群岛登陆，控制了一大片海域，面积竟达全球面积的十分之一。

抗战开始之后，日本图谋以武力强迫中断“第三国”的援华活动。1939年冬，日军占领了广西南宁，切断了通往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至此，中国的沿海全部被日军控制，切断了中国海路通往国外的一切交往。1940年春，日本对滇越铁路狂轰滥炸；6月迫使法国接受停止中越运货的要求。尽管如此，日寇并不罢休，9月，日本侵入越南，并与泰国缔约，滇越线全面中断。滇缅公路成了唯一的一条援华通道。

滇缅公路是世界筑路史的奇迹，是世界上一条很奇特的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条长959.4公里，连结中国西南边陲云南省省会昆明和缅甸重镇腊戍的公路，又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滇缅公路。

而在西方人的眼中，这却是一条“用手指刻出来的公路”，“中国第二个万

里长城一样的奇迹”。然而，直到1923年，她不过是一条稍微像点样子的小路，这条小路穿山越岭，跨涧过河，连接着一块块坝子和一座座不知道机动车为何物的村寨。

那一年，为了使它成为一条像样一点的道路，当时，成立仅一年的云南交通司拟定了时称“滇西路”的修筑计划，并得到了当时云南省公署的批准。按照这一计划，将分成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由昆明修到禄丰附近的舍资；第二阶段由舍资修到下关；第三阶段修到腾冲，以后再修筑至滇缅边境，使之成为通达缅甸的交通干线。但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缘故，当时主持这一工程的人仅仅完成从起点昆明小西门外大观街至碧鸡关这一仅仅16公里的路段，便于1925年10月，在当时的西车站（现昆明潘家湾大观小学附近）举行了颇为隆重的通车典礼。出席典礼的有当时的云南省省长唐继尧、省交通司司长董泽以及社会贤达数百人。整个典礼的高潮是唐继尧等率刚刚购进云南境内的第一批车队，所谓车队也就是两辆法国恒诺牌轿车、四辆美国福特1.5吨卡车，以及为了壮声势而加入的两台蒸汽压路机，车队从典礼现场行驶到已修通的终点碧鸡关，然后再返回。担当重任的车队驾驶员则是几个从当时的云南航空队里临时抽调的飞行员。

此后，这条公路一直在缓慢地延伸，随着社会时局的起伏跌宕，时修时停。1935年，16万中国民工花了12年的时间，才用铁锹和鹤嘴锄以及他们的双手在崇山峻岭中开辟出了一条只能单线行驶的，昆明至下关的，全长424.6公里的土毛路。

然而，一场战争却改写了这条路的历史。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于同年8月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向蒋介石建议，为对付日本南进计划，国际交通应当预做准备，并即刻着手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以直达印度洋。鉴于当时上海、南京等沿海港口已经岌岌可危，通过滇缅公路以保持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必要性已显得极为迫切，所以这一建议很快获得首肯。同年11月，正式下达指示，由中央拨款200



万元，责成龙云限期1年内修通滇缅公路，路线由下关以西经漾濞、永平、保山、龙陵、潞西，由瑞丽的畹町出境。

可交通部却惶恐不安，对云南年进度平均90公里的筑路能力，他们心知肚明。原滇西省道昆明至下关400公里的毛路就整整修了12年，而如今要再从下关往边界延伸，不要说400多公里少不了，还要翻越高黎贡山、怒山、云岭等横断山系，跨越澜沧江、怒江两大峡谷，按原先测定的时间，那是又一个12年。英、美盟国对这条路的修筑也断言“起码3年”。

面对蒋介石的“通令”，龙云把烟枪一丢，两眼一瞪，说：“太小看我云南了，要什么1年？顶多4个月，4个月修通。”



龙陵县长王锡光收到省政府令，军情紧急，封套上赫然贴着一根鸡毛。另还有一个木盒，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副闪着寒光的手铐。省政府令：分配该县路段，务在期限内完成。逾期未完成者，县长自带手铐，来昆受处。

从1937年12月开始，昆明到畹町，包括10多个民族的20余万名民工上了工段，摆开一条长达千里的“人路”，隔一丈就有一个人，很多个路段是民工与公路测量员同时上路。常常是前面刚勘测一段，后面的民工便紧跟在后面哗啦哗啦地挖开了。据1938年9月21日的《云南日报》记载：“曾经有不少的征服自然的男女战士粉身碎首，血肉横飞，怪可怕的死于无情的悬崖底下，怪凄惨的牺牲于无情的大江之中，还有不少的开路先锋则死于恶性疟疾的暴力之下。据大约统计：牺牲于上述种种缘故的男女民工不少于二三千人……”

功果桥，滇缅公路上跨越澜沧江的一座钢索吊桥，所有建桥器材均购自缅甸。单是那手腕粗的跨江吊索，一根就有数百米，又不能割断，一圈盘起又死沉，人们只得像舞龙那样，将每根钢索每隔4米盘成一个圆圈，然后穿入杠杆，由人一前一后，共抬一圈。就这样，数百个人像条巨龙似的将钢索从缅甸的亚热带丛林，运到奔腾汹涌的澜沧江边。

1938年8月，当第一批6000吨国际援华军用物资从缅甸沿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时候，世界震惊了。滇缅公路整个工程挖填土方1123.26万立方米，石方1102.3立方米，修建大小桥洞2032座，而时间却仅仅用了9个月！

“像是一个梦突然变成了现实。”一位外国记者感慨地说。有资料记载，英国外交部二等秘书莫里斯全线考察滇缅公路后，无不惊叹工程的艰巨与伟大。

通车的消息传到美国，罗斯福总统不相信是真的，急忙指示驻华大使詹森前往查实。这位大使在向总统汇报和发表的谈话中这样惊叹：“滇缅公路工程浩大，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辛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美国报纸更把滇缅公路与巴拿马运河工程相媲美。

滇缅公路修通以后，立即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抗日战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史料记载，从1938年到1945年抗战结束，从这条路运入中国的物资共约49万余吨，其中包括油料20多万吨，武器弹药、药品、交通通信器材等20万吨。有史料表明，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一个师的战斗力仅相当于日军一个大队。1938年武汉会战前，中国作战兵力大约200个师，但到了1939年10月，便又增加了61个师又50个独立旅。到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在我优势兵力下，遭到“相当之牺牲”，日军惊呼：“没想到（中国军）补充力量更是想象之外的强大。”

这条中国当时唯一能够出境的交通线一直是战争双方拼死争夺的关键。1940年10月7日，日军飞机三队降落河内，组成“滇缅路封锁委员会”，准备100架飞机以河内为基地大规模轰炸滇缅公路。从1940年10月18日到1941年2月27日，敌机轰炸功果桥和昌淦桥16次，轰炸惠通桥6次，累计出动飞机410架次。然而，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英勇的抗日精神，筑起了一条“炸不断的滇缅路”。日本军部对滇缅公路的航空截断破产，转而实施其南进战略，改由陆路进攻马来西亚、泰国、缅甸，企图彻底截断滇缅国际补给线，包围云南。

为了保护滇缅公路，应英方要求支援友军，1942年2月，共计10万余众的中



国远征军从滇缅公路出发，进入缅甸对日作战。在一本专门记述中国远征军的名著《缅甸，中日大角逐》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空中有盟国的飞机掩护。地面上车轮滚滚，马达轰鸣。上千辆各式各样的车辆，坦克车、救护车、通信



1942年中国远征军出征



车、榴重车，还有从缅甸赶来协助运兵的英国红头大卡车，犹如钢铁巨龙，沿着滇缅公路，出保山，渡怒江，过龙陵，绕芒市，直奔国门畹町而去。”10万中国远征军历经重大战役10余次，5.7万名战士血洒异邦为国捐躯。1942年3、4月间，日军击败英军，侵占仰光、腊戍，长驱直入，进犯云南。5月3日占领畹町，4日龙陵失守。5日，日军先头部队混入我北撤车辆之中，企图偷袭惠通桥。

千钧一发之时，守桥部队和工兵得知日军已逼进惠通桥，果断拉动雷管，轰然一声巨响，东岸桥塔和主索顷刻炸毁，桥面缓缓坠入江底。日军装甲部队赶到惠通桥时，见桥已被炸，气急败坏，不得不改用橡皮艇强渡怒江。危急关头，第十一集团军三十六师从祥云赶到惠通桥东岸，与渡江之敌展开激战。在空军支



援下，经3天3夜激战，渡江日军大部被歼，其余逃回西岸。从此，敌我形成隔江对峙局面长达两年，滇缅公路的国际运输暂告中断。1944年5月，中国军队强渡怒江，开始被称为“滇西复路战”的反攻，经过浴血奋战，直到1945年1月获胜后，滇缅公路才又开通，重新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条大动脉。

现在，这条路已不再是当年的路了。在所有正式的场合，这条如今仅限于国内交通的路被冠以了一个更为通俗的名称——昆畹公路。自上海到昆明，再至畹町，当这条路被列为国家13条主干道之一，成为全长4312公里，贯通中国东西两大出海口岸的交通大动脉之一时，这条路又获得了一个抽象化的名称——320国道。

然而，在高原，在云南人的心目中，这条路永远都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滇缅公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十分艰难的时期。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联盟抗击日军侵略的两大主战场，滇缅战场则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两大战场的交会点。从当时世界大战的整个态势来看，欧洲战场上，德国法西斯频频取胜，尤其苏德战争爆发后，欧洲局势岌岌可危。在亚洲，尽管日本深深地陷入中国战争的泥潭中，但它仍然不顾一切，对欧美国家多年在远东及西南太平洋苦心经营费尽力气建立起来的政治军事优势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

自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在半年的时间内席卷东南亚，日军进攻的前沿阵地远离本土达5500公里，控制、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和西南太平洋广大海域，形成了北起千岛群岛，经威克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帝汶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安达曼群岛至缅甸的“外围防御圈”，亦称第一道防线，土地面积达386万平方公里，为日本本土面积的10倍多，人口1.5亿，中途岛以西太平洋上数以千计的岛屿和大约3千万平方海里的广大海域一时竟成为日本



的“内陆”和“领海”。亚洲危急，太平洋危急，世界整个反法西斯局势危急。

由于日军封锁中国沿海，盟国援华战略物资大量需从滇缅公路运进来，云南在抗战中的地位立显重要。1940年7月18日至10月18日，日本逼迫英国政府签订协议，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大批物资堆集在缅甸仰光和印度加尔各答，无法运进中国，给中国抗战进一步增加了困难。

由于日本大举“南进”和对东南亚疯狂扩张，缅甸成为英美与日本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

而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陷于欧洲战场无力他顾，对于英国的战略方针而言，在远东地区，首要之务就是保卫输出最多资源的殖民地印度，并将其余殖民地视为保卫印度的战略纵深；但是，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缅甸却是争取国外援助的最后生命线。如果滇缅公路不保，外援即无法轻易进入中国，与日本的作战也将陷入补给不足之劣势，因此，中国方面极力争取与英国间的军事同盟，以保障作战资本。



为此，1941年春英国邀请中国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考察。几经协商，后因珍珠港事件，中英两国于1947年12月23日在重庆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中国远征军就是根据中英军事同盟而组织的。根据协议，为保障滇缅公路畅通，配合缅甸战场，中国政府组建了中国远征军，以罗卓英为司令，杜聿明为副司令，统帅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3个军10万人准备入缅作战。缅甸是英国殖民地重要基地，英国人顾忌中国军队入缅会威胁他们对缅甸的殖民统治，一再拖延中国军队入缅的时间，直到日军大举进攻缅甸，英军惊慌失措之际，才急电中国远征军入缅增援。

当时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西濒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的西藏和云南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进攻缅甸，对于其自身来说也有着多种意义，比如，孤立中国，以及作为入侵印度的基地等。

总之，在亚洲抗日的主战场，早在1941年，日军就切断了中国沿海的所有供给线，只剩下印度—缅甸—云南这条唯一的国际通道。为达到迅速解决在中国作战的目的，日本军部在对滇缅公路的轰炸破产后，转而实施其南进战略，推行以“断”为代号的作战方案，改由陆路进攻缅甸，妄图彻底截断滇缅国际补给线，包围云南，直逼中国政府的大后方——四川。

所以有人说滇西战场是一场交通战。当滇缅公路这条唯一的国际联络线已成为中国坚持抗战的一个重要支点时，这场战争的双方目的都只有一个字：

一方要“断”。

一方要“通”。

1942年初，日本侵占马来西亚后，随即矛头直指缅甸。日本用于进攻缅甸的军队大约有6万人，大大超过了英国在缅甸的防务力量。1月30日，日军攻克缅甸东部重镇，随后分两路继续前进，3月8日，日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3月到4月间，日军进攻缅甸重镇曼德勒，企图切断滇缅公路。

此次，“狼”真的来了。美、英两国明白：要打破日本完全占领印度支那的梦想，就必须依赖近邻中国出兵，而中国要保证自己的脖子不让日本人扼住，也得保证缅甸不落入敌手。

1941年12月23日，《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签字。由此，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长官司令部成立。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任，由副司令杜聿明代理，后由罗卓英代理，下辖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入缅，共计10余万人。

然而，英国人并不情愿中国人插手远东事务。果然，等中国紧急抽调3个军，并重兵汇集滇西，打算入缅与英军共同协防之时，英国却改变了主意。直到1942年2月，缅甸毛淡棉失守，仰光告急，英国人才慌了手脚，急请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

但是，由于英军轻视中国军队的力量，过于高估自己，又不愿外国军队深入



自己的殖民地，一再拖延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预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只好停留在中缅边境。然而，1942年1月初，日本展开进攻后，英缅军一路溃败，这才急忙请中国军队入缅参战。中国成立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原定第二路在越南方面，后因情况变化取消，开赴缅甸战场。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亲赴腊戍指挥。在英国的求助下，蒋介石任命中国方面以杜聿明为代理司令长官，由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约10万人，向缅甸进发，仓促应战。但是，由于已经失去作战先机，遂造成了缅甸保卫战的失利。这主要由于英国极端坚持先欧后亚的既定战略，战局一旦不利，便对保卫缅甸完全失去兴趣，一再撤退，结果是使中国远征军保卫缅甸的作战变成了掩护英军撤退的作战而已。

尽管如此，中国远征军却仍然作出了让英、美盟军钦佩的战绩，并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

3月7日，第五军二〇〇师到达同古，次日仰光即告沦陷。

3月8日，英政府任命亚历山大为英缅军总司令。



蒋介石到腊戍——三人合影

3月11日，蒋介石令中国军队统归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三星将军史迪威指挥。蒋介石对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杜聿明说：“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而战区最高统帅“两巨头”史迪威与亚历山大到底“谁管谁”，却未作定论。然而，英方却以主人自居，竭力争夺在缅甸作战的中英军队最高指挥权。

17日，亚历山大到了眉苗，宣称自己在重庆时已被确立为“中英联合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受本人之指挥”，然而，中国入缅甸参谋团及部队却始终未接到此项任命。



10万中国远征军，说到底蒋介石本人也不放心白送给洋人指挥，暗地里他本人坐镇重庆，一日数封电报，遥控指挥。可以说，联合军队从一开始就犯了各行其是的兵家大忌。

远征军跨出国门之时，正是驻缅甸英军兵败如山倒的窘困之日。

2月底，英军在缅甸仅有的两个步兵师中的第十七师在仰光以南被日军歼灭。此时，中国远征军刚刚到达滇缅公路中国国境口岸畹町。仰光失守，意味着缅甸门户已经打开。由于缅甸所有道路都是沿着3条主要河流修筑。西面是伊洛瓦底江和钦敦江，当中是锡庸江和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东部则是宽阔的萨尔温江。古都曼德勒坐落在这个国家的中部，位于伊洛瓦底江畔，这里是铁路枢纽，向北去的铁路通往密支那，向东去的铁路直达眉苗和腊戍，滇缅公路在腊戍与铁路衔接。为此，日军以第五十五、三十三和十八师团分中、西、东3路追着英国人的屁股向北推进，企图在雨季到来之前会师曼德勒，眼下的局势很清楚，如果伊洛瓦底江再被日军突破，那么败局就不可收拾了。

中国军队试图扭转战局，在同古，远征军接替了一味北撤的英军防地，制订了“集中我军主力，击破当面之敌，继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的“同古会战”计划。

这一会战，先由第二〇〇师固守同古，掩护远征军主力集中。第二〇〇师，这支由戴安澜将军任师长的部队，拥有骑兵团、工兵团和平射炮营，系中国第一

支机械化部队。

从3月20日至24日，在这一片异国的土地上，二〇〇师顶住了日军两个联队在炮火、战车和空军掩护下的连日猛攻，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入夜，同古已是一片焦土。就在这硝烟四起、尸横遍野的“死城”里，戴安澜将军带头立下遗嘱：“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团长代之。”

25日拂晓，日军由南、西、北三面包围这座死城。就在这样一片废墟里，二〇〇师将士与日军展开巷战，逐屋争夺。激战中，日军甚至对中国军队施放毒气。然而，驻防普罗美西线的英军始终按兵不动。21日，驻缅英军空军被日军全歼。29日，日军轻而易举地击败英军装甲部队，英军仓皇北撤，退出普罗美西线，致使全线震动。

早已北移至滇西边境的美国空军志愿队，因距离太远而无法与同古的远征军协同作战。

远征军主力不能如期会集。

至此，本该扭转战局的“同古会战”变成了“同古保卫战”。二〇〇师孤军作战，奋战12天，不得不奉命撤出战斗。

同古保卫战结束后，蒋介石又亲赴缅甸布置军务。

杜聿明随即草拟了“以持久消耗敌人之目的，以固守兵团吸引于平满纳，待其胶着，以机动兵团转取攻势，将敌夹击，包围于平满纳而歼灭之”的“平满纳会战”计划。

4月中旬，平满纳会战已经白热化。日军以炮兵优势，轮番对平满纳轰炸，我新二十二师只好应用虚虚实实的阻击战和游击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至16日，部队才安全进入平满纳既设阵地。可是，集结的西路英军一经与敌人接触即行溃退。4月17日，包括亚历山大将军在内的英缅军第一师及装甲七旅共7000多人，



辎重车百余辆，在仁安羌被围。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一一三团前往解围之后发现，让英军陷入“重围”的不过是日军一个大队的兵力。英军主动撤出仁安羌。

由于英军的一再退守，使平满纳地区的会战态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东路、中路、西路三线的防务就完全落到了中国远征军的肩上。日军乘虚而入，从东、西两路迅速推进，使平满纳地区的中国部队腹背受敌。

东路的罗衣考方面我第六十六军的五十五师与军部失去联系。

棠吉告急，我中路军有被东、西两路日军截断后路，包围歼灭的危险。

当时，摆在中国远征军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放弃平满纳，退守曼德勒。由此，平满纳会战宣告破产。

人们只得将最后的赌注压在了曼德勒会战。

可是，4月27日，中国远征军司令罗卓英和史迪威下达曼德勒会战命令时才发现，英军早已全部撤过伊洛瓦底江，正行进在通往印度英帕尔的密林小道上。

此时，日军却已穿插到曼德勒以北腊戍一带，从背后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退路。蒋委员长急电：确保腊戍。然而，日军已长驱直入，势如破竹。

4月28日，腊戍失守。至此，中国远征军的命运走到了绝路。

4月30日，远征军不得不撤离曼德勒。这座共有80多里大街的繁华旧都没有盼到“会战”的壮观，却尝到了大溃逃的凄凉。

银行、商店空无一人，所有的老百姓、行政官员、商人、英国军队都逃之夭夭。风卷动着地上散乱的缅甸币。

归途已断，中国远征军只得进入缅北原始密林，一边躲避日军的追击，一边退往印度。

10万远征军将士，安然走出缅北密林野人山时，仅剩4万散兵游勇。

一代名将戴安澜将军的结局最令华夏子孙悲恸不已。这位国民党二〇〇师师长，几番血战，不曾战死战场，却在后撤途中，惨遭日军流弹，不幸在缅北密林



茅邦壮烈殉国。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长歌当哭。毛泽东悲愤赋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黑虎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不违。”

壮志难酬。1942年5月3日，日军占领我国畹町、遮放，5月4日龙陵失守，5月10日腾冲沦陷。从此，滇西这片以美酒和歌声为远征军壮行的血色土地，沦为日寇的铁蹄之下。



### 三、黑云压城——边疆沦陷



1942年4月29日，缅甸腊戍失陷，中国远征军失去了总后方基地，大批战略物资落入日军之手，回国的主要通道也被切断。日本侵略军攻陷缅甸后，立刻把战争魔爪伸进我国滇西，妄图沿滇缅路长驱直入，进而陷我全滇，威逼重庆。自此，“黑云压城城欲摧”，地处西南极边的保山、腾冲、龙陵等地转眼之间由抗战后方变为最前沿。

日军司令板田中将命令：“攻占腊戍后，应以主动继续沿滇缅公路向怒江一线追击，并在5月底以前围歼中国军队。”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在5月初连克滇西边境城镇畹町、芒市、龙陵等地。

边疆各城镇相继失守沦陷。

1942年5月3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由腊戍进犯滇西，驻守滇缅公路沿线的中国第六十六军、新二十八、二十九师不战而逃，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中国边境重镇畹町，5月4日又占领芒市、龙陵，然后换装混入难民之中，沿滇缅公路向怒江惠通桥逼近，前锋推进到怒江惠通桥西侧。

此时，日军为配合滇缅公路军事进攻，先后于1942年5月4日、5月5日出动了飞机108架次分4批对滇西重镇保山城进行了狂轰滥炸，史称“五四被炸”。5月4日是当地的街子天，又适逢庙会，街上热闹非凡。这次日本飞机的袭击，保山“被炸死炸伤一万多人，房屋被摧毁殆尽”，城内血流成河。接着，保山地区瘟疫、霍

乱一度流行蔓延，死伤群众达几万人，日本军国主义在保山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军入侵滇西的消息震动了省城昆明，于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怒江，退往楚雄防守，并下令破坏祥云至孟定的公路，祥云至金沙江以南公路及惠通桥以东公路已被破坏了50公里。如果放弃怒江这条天然屏障，对中国守军将十分不利。在这危机时刻，云贵监察使、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力争坚守怒江，一方面，他给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和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打电话，请求派援军在怒江设防，另一方面，派人联络滇西各地，各民族的上层土司，要求他们与政府军携起手来牵制日军，恪尽职守，共同抗击侵略者。同时，他不顾63岁高龄，从楚雄抱病西上御敌，发表了《告滇西父老书》。



### 告滇西父老书

云南是中国的国防重要根据地，居高临下，高屋建瓴，西南控制泰、緬、越，东北拱卫川、康、黔、桂。滇西又是云南西陲的重大屏障，握高黎贡山、野人山的脊梁，襟潞、澜、龙、盈大川的形胜且为通印度洋国际交通的唯一生命线。我们中国是民主阵线二十六国中四大列强之一。所赖以沟通民主同盟国地理上的联系，全靠滇緬公路一条干道。

自去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英、美、苏均集中注意力于对抗欧洲轴心的德国，敌国日本利用他一贯的投机取巧的伎俩，乘机攻击实力不足的缅甸。我们站在英国盟友的立场上，毅然出师援緬，转战千里，足使敌国不敢立刻轻窥印度，而印度亦得到充分准备自卫的时间，在战略上收



《告滇西父老书》碑文

到很大的效果。中国对远东战争的责任既加重，因此，云南对抗战的工作也更为紧张。敌人东窥腾龙，便是云南担负作战之开端。

敌人素来采取一线作战的战略，今既对南洋战局告一段落，必然集中兵力妄想实现其解决中国事件的企图。云南已成战区，滇西即是前线；保卫大云南，须先保卫滇西。而保卫滇西，须先扼住保山。我们一千七百万云南民众，立刻要发挥保省即是卫国的牺牲精神，尤其我们滇西的广大民众，更应当强化保乡即是保省的战斗意志，服从军政长官的指示，推进军民合作的工作，戮力同心，协助作战。我滇西父老要知道，滇西握有天时的便利，地理的形胜，兵精粮足的人和，一切作战条件都是对我有利的。然而，军事的胜利，全靠民众的协助，有良好军纪的军队，配合着有训练有组织的民众，一定发挥伟大的力量。这样，敌人必不敢轻举妄动；敌人若不量力，冒险侵入，那么，潞澜川谷中，便是他们的葬身窟，这是毫无疑义的。

根源生长迤西，滇西是我的桑梓，也是我父老祖宗坟茔庐墓的所在地。现在敌人打进我们的家乡来了，看看腊戍撤退后滇西公私损失奇重，真所谓生灵荼炭，哀鸿遍野；看看五月四、五两日保山遭受兽机的轰炸，颓垣败墙，血肉横飞，迤西重镇化为灰烬，保山县城立成死市，鸦狗群聚，时疫蔓延，举世闻悉，同声愤慨，百年浩劫，惨不忍睹。根源闻此，能不动心！乃奉蒋委员长电令、龙主席委托和监察院的催促，扶病西来，冒暑远征。我带来一个衰病老年之身，带来一颗纯洁的赤诚之心，坦白地诚挚地希望诸父老共体时艰，凛然于国难、乡难的加深，大家齐心一致，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发挥军民合作的力量，加紧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加强民众自卫，协助军队，尽到守望、运输、救护、侦察、通讯的责任。

我滇西父老诸君，全国甚至全世界人士都重视云南的国防地位，更重视滇西战局的前途。我父老要抱定决心，驱逐敌人退出腾冲，退出龙陵，退出滇西国境



以外，甚至退出缅甸。第一步，我们要确实守住保山，作为恢复腾冲的准备。我云南同胞和全国同胞与我同盟国的人士，现均翘首西望，期待着由稳定的滇西战局，一变而为边境歼敌的胜利战场。要确保滇西军事的胜利，端赖我父老发挥自己的力量，民众力量尽到一分，军事力量即增一分。自然，今后军队所需于民众的人力、物力的供给者至巨，敌人在沦陷区域的横征聚敛、荼毒残杀亦愈凶，而我们滇西民众所遭受的痛苦和牺牲也一定愈来愈大。但苟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抗战者，虽毁家纾难，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我父老必抱定更大牺牲的决心，始能保持住滇西过去历史上的光荣，始能在云南抗战史中占最光辉的一页。根源不敏，愿追随诸父老之后，同心努力拼老命以赴之！谨此书告。



里人 李根源

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一日

蒋介石也看到了形势的危险，命令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将军紧急动员，宋希濂急速从昆明等地召集军队，乘汽车向怒江疾进，增援惠通桥。

### 惠通桥阻击战

腊戍陷落后，日军五十六师团迅速组成了一个以装甲车为先导，并用汽车百余辆运送步兵的快速部队，沿着滇缅公路挺进。5月3日，滇缅边境要地畹町失守，遮放、芒市、龙陵被占。5月5日晨，日军进抵怒江惠通桥，占据了惠通桥西岸高地——松山，并有一部分部队渡过了怒江。这种形势的出现，不仅滇西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就连昆明也受到威胁和震动。当时，驻云南的美国志愿空军指挥官陈纳德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就指出：这种情况，“如果再不设法挽救。依照敌人几天来前进的速度计算，十天左右就可以到达昆明了”。



有鉴于此，蒋介石命令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率部迅速西移，阻敌人于怒江一线。5月5日上午10时，宋部三十六师一〇六团到达惠通桥东岸高地。

惠通桥两岸的地形极为复杂，山势陡峻，两岸公路无论自东而西或是自西而东，都是在山上蜿蜒盘桓，曲曲折折转上几十个弯，下山十二三公里才能分别到达惠通桥东西桥头。怒江虽江面不宽，但水流湍急。此时，日军前锋伪装逼近战略要地惠通桥。5月5日中午12点左右，当混入难民的日军即将抵达惠通桥时，因一辆当地私车在桥上出故障堵塞交通，中国守军前往干涉，因争吵中国守军只好将司机击毙。赶到怒江西岸的日军以为被中国守军发现，在江边开枪并准备强行通过惠通桥，双方在桥上发生了遭遇战。枪声炮声顿时震天动地，人群的嘶鸣声混成一片，中国守桥部队匆忙炸桥阻敌。中国守军遵照工兵总指挥马崇六的命令炸桥，只听得一声巨响，大桥沉入滔滔江底，日军主力被挡在水流湍急的怒江天堑以西。

惠通桥炸毁后，日军不甘心失败，在炮火掩护下，四五百名日军乘橡皮艇强渡怒江。我方守桥工兵和中央宪兵数十人奋起还击，激战8小时，我方伤亡殆尽，在千钧一发之际，从昆明西上的中国援军三十六师一〇六团及时赶到并立即投入战斗，团长熊正诗率部与日军在江边展开了白刃战，怒江沿岸居民也带着锄头、刀具等赶来助战，“喊杀之声，震动山谷”。但由于渡过怒江的日军约有四五百人，仍继续占据惠通桥东岸一带的山地顽抗，加上西岸日军的炮兵不断向中国军队炮击，战斗打得异常艰苦。日军与我军双方为了争夺公路两侧的最高山顶，进行了激烈的争夺。8日上午，宋希濂部三十六师组织了强大的攻击部队，进行了反复的英勇冲杀，有的甚至和敌人进行了白刃战。紧接着，一〇七团、一〇八团也赶来增援，在师长李志鹏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的亲自指挥下，苦战八昼夜，扭转了战局，除有数十名日军泅水逃回怒江西岸外，其余全部被消灭，肃清了怒江东岸的全部日军。我军打算乘势展开反攻，后因侦察到敌人大批



援军即将赶到，才主动撤回怒江以东。

惠通桥阻击战虽然是一次小规模局部战争，但它的战略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它严重地挫败了日军攻陷腊戍以来的嚣张气焰。自5月5日至8日，我军先后缴获日军轻重机枪、步枪80余支，击毙日军200多人，有力地阻止了日军继续东进的企图。

然而，1942年5月10日，日军占领滇西重镇腾冲，从此，腾冲沦陷，怒江以西3万多平方公里国土沦陷敌手。

### 怒江天堑对峙局面

惠通桥阻击战的结果使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感到欣慰，因为自“同古保卫战”以来中国军队就没再打过什么胜仗。欣慰之余，军委会军令部对当时日军的情况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沿滇缅公路东进的日军只是为了施行追击任务而临时编成的一支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二三千人，孤军深入，不能持久。因此，蒋介石于1942年5月3日电令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举行反攻，电报云：“我军务于筱日前设法占领（腾冲），如果敌军负隅固守，则我军攻城武器未到以前，不必攻紧，亦可派一有力部队监视城敌，而我之主力，应直向腾冲西北西南地区，确实占领以后，即兵力回莲山、盈江，梁河、泸水各县道路每路派一至两连兵力，另派一营兵力，向密支那、八莫间之新波方向星夜挺进，迎接第五军之主力。”根据这一命令，宋希濂兵分三路，一路反攻腾冲、龙陵，一路向腾冲西南地区之莲山、盈江、梁河等地前进，一路以一个加强连向密支那、八莫地区挺进，迎接入缅第五军回国。

当时宋希濂部的兵力情况是这样的：第三十六师在惠通桥正面阻敌，预备第二师在保山集结待命，第八十八师处于运输之中，仅有一个团到达保山，第八十七师尚在昆明待运，新编第三十九师是否调动尚未确定。作战部署为：在保





山已集结完毕的预备第二师，在惠通桥附近渡江向腾冲前进，第八十八师在惠通桥下游的攀枝花渡江绕攻龙陵，第三十六师渡江正面攻击日军，后到的八十七师派出一个团配合八十八师进攻龙陵。截至5月22日，担任反攻腾冲、龙陵、松山的部队全部渡江完毕，到达攻击准备位置，预备第二师一部已深入到腾冲西南地区。第五军的二〇〇师主力和第五军两个补充团在预备第二师的掩护下，经腾冲北面到达怒江上游的泸水县，然后渡过怒江回到保山附近的漕河休整。

5月23日起，到达攻击准备位置的各部队开始向腾冲、龙陵、松山的日军进攻。并分别以一部攻击腾龙（腾冲—龙陵）、龙松（龙陵—松山）公路上的日军各据点。由于没有炮兵配合，难以摧毁敌人的工事，加上各种弹药粮食补给不及，致使这次攻击只持续进行了5天，伤亡甚大，未收到预期的成果。5月28日，第八十八师二六四团在龙松公路上击毙了一个日军大队长，获得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作战计划一份及地图一张，方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全部在腾龙地区，分别为腾北、腾冲、龙陵、腊猛（松山）、芒市、新浓等6个守备区，其师团及直属部队驻芒市。另外，日军第十五军司令非常重视怒江正面战况，特命令第十八师团抽出第五十六联队、五十五联队和山炮兵第一大队增援第五十六师团，整个腾龙地区日军的总兵力约2万人左右。当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得到这一情报后，蒋介石于5月31日下令，第十一集团军停止进攻，主力部队撤回，固守怒江，留置一部分在怒江两岸从事游击。中国军队第七十一军沿怒江东岸在北起栗坝，南连三江口长达250公里的战线依仗怒江天险正面设防。至此，滇西滇缅路上的战争遂演变成为怒江对峙的局面。这个局势一直相持到1944年5月反攻缅北时为止。期间虽也有多次小规模战争，但每次用兵都未超过一个师。

从1942年6月—1943年4月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为怒江对峙局面的第一年。主要是由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单独担负滇西战场的指挥。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第十一集团军除作战方面经常使用的一个师的兵力控制腾冲以北地

区并不断袭击腾冲一带的日军，同时还经常派出约一个团的兵力袭击芒市至龙陵、松山间的日军，收集情报、破坏交通以及征购腾龙一带的粮食解决部分军需，另外还搞一些重要的事情，尤为突出的是整训部队和成立大理干部训练团。

怒江对峙局面出现时，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的建制大致如下：第七十一军：军长钟彬，下辖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下辖新编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二十九师、新编第三十八师。这两个军是第十一集团军的基干。张轸的第六十六军由于在首次入缅会战中失利，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率其残部退往印度。张轸自己指挥新编第二十八师、二十九师，在滇缅公路上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被日军完全打散，大多数都几十人或三五人一群沿着滇缅路两侧向东溃逃，更有甚者，他们还沿途抢劫，弄得鸡犬不宁。宋希濂派人在下关、永平、保山一带收容，至6月底，总共收集张轸残部人员5000多人。为了整饬军纪，申明赏罚，宋希濂将张轸所部情况向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汇报，并建议将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革职惩办，将第六十六军及新编第二十九师番号取消，保留新编军二十八师番号，将所收容的5000多士兵作为兵力，归第七十一军建制，第七十一军的三十六师作为独立师，归第十一集团军本部直接指挥。宋希濂的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第六军下辖第四十九师、第九十三师、暂编第五十五师在首次缅甸会战中也 被日军击破，溃不成军，由缅甸退到云南的思茅、普洱一带，残部仅存6000多人。重庆军委会将其编入第九十三师，调驻车里、佛海一带整训，并守备国境，免去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的职务，取消暂编五十五师的番号，第四十九师调昆明防守司令部整补。与此同时，重庆军委会任命黄杰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军军长，下辖预备第二师，新编第三十九师及直属部队，并于1942年秋进驻滇西。是年冬，第五十四军，军长方天，下辖第十四师、第五十师、第一九八师也

由昆明开到滇西祥云、弥渡一带。这样，第十一集团军在1942年底所辖兵力为：第七十一军、第六军、第五十四军、直属第三十六师，约45000人。这些部队除守备怒江各要点、在怒江西岸进行游击的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在保山、永平、大理、弥渡、祥云一带整训。另外，宋希濂还向军政部要补充兵两万，以充实各军师的兵源，同时掀起了一个练兵运动，旨在使官兵们能耐得艰苦，射击准确，善于攻坚，这样，为以后的滇西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成立于大理的干部训练团，主要是为反攻缅甸培训大量工作人员，派到滇西各地去从事地方工作，组织民众，运济粮秣、侦察敌情，配合部队作战。

当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从中缅边境各地，尤其是从腾冲、龙陵跑出来不少中学生及从缅甸回来的一些华侨青年。因为受战争的影响，他们大多数没有钱，不能到昆明等地去继续就学，但又无其他出路，成天在保山等地街头流浪，衣食困难。宋希濂征得林蔚同意并转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拟定成立“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把这些青年学生集中起来进行培训，充实力量，很快得到批准。1943年5月，由于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在昆明成立，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改名为“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蒋介石兼任名义团长，副团长为龙云、李根源。之后，李根源的副团长之职由陈诚代之，宋希濂兼任教育长，董仲箴任副教育长。滇西干训团正式成立后，地点在云南大理三塔寺，第一期招收学生共1100多人，编成一个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干训团的教育方针为“对滇西青年施以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和必要的军事训练，培养他们成为保家卫国的干部”。干训团训练期为一年，训练课程为政治、军事并重。当时的政治教育虽未公开对学生进行反共教育，但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却是以戴季陶、蒋介石等人的思想体系为依据灌输给学生的。因此，这个干训团虽然在鼓励青年学生投身抗战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就这个团的根本性质来讲，则是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服务的。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些著名教授潘光旦、费孝通等人还应邀到大理讲学，为宣传抗



日，教育青年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

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先后办了两期，1945年3月结束。接受过训练的学员共约2000人，除一部分派到各军师充当排连级干部外，大部分按原籍组成许多小队派到滇西各县去做地方工作，并有部分深入到滇缅边境等地区工作，这两批学员的确为后来远征军反攻缅北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 四、滇西大反攻——腾冲大战



1942年5月初，滇西古城腾冲记录了一段令人心痛而悲愤的日子。

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兵败域外。日本人长驱直入，进入滇西。中国边镇畹町失守，日军直逼腾冲、龙陵。负守土之责的腾龙边区行政监督龙绳武竟放弃职责，借口公务赴省城昆明，掠财而去。腾冲县长邱天培竟也紧跟着弃民而不顾，乘夜而逃。而腾冲的老百姓一无所知，还蒙在鼓里，当地的爱国绅士还正在开会准备商量对策时，日军已进到了距腾冲城仅40公里的勐连镇。所谓的父母官逃跑了，百姓群龙无首，全城3万手无寸铁的百姓只有自找出路，自发地疏散。抛家别土，扶老携幼，腾冲一片混乱，一股宏大的难民潮，向四方八寨、野箐深林逃去，一片惨景，一片混乱。

1942年，就在腾冲城中百姓疏散与混乱之时，292名日本军人乘隙而入，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腾冲古城。这真是中国人，腾冲人的奇耻大辱。

腾冲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座古城。腾冲县位于滇西边陲，西部与缅甸毗邻，历史上曾是古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冲。腾冲是著名的侨乡、文化之邦和著名的翡翠集散地。腾冲在西汉时称滇越，大理国中期设腾冲府。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历代都派重兵驻守，明代还建造了石头城，称之为“极边第一城”。

腾冲与缅甸接壤的国境线长达148.7公里，从腾冲到克钦邦首府密支那217公里。特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云南省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从宋、元以来，就是

珠宝玉石的聚散地，首开翡翠加工之先河。到了清代，翡翠的加工、销售业已十分兴盛。如今，翡翠的加工、交易空前活跃，商业贸易、旅游等行业日益兴盛，“翡翠城”正以崭新的面貌吸引着海内外客商。

腾冲属热带季风气候，平均气温14.8℃，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全年适于旅游观光。腾冲森林密布，到处青山绿水。境内有傣族、回族、傈僳族、佤族、白族、阿昌族六种世居少数民族，民族风情丰富多彩。其中，傈僳族在刀杆节表演的“上刀山，下火海”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

神秘雄奇的高黎贡山和怒江天险，从三江并流区自北向南逶迤而下，壮丽而神奇。走进高黎贡山，就像走进了奇山异水的长轴画卷之中。在这个如今被誉为“天然植物园”和“物种基因库”的地方，矗立着拔地参天的大树杜鹃之王、秃杉之王、银杏之王，以及云南山茶的始祖，还有很多稀世的珍禽异兽。腾冲还有中国最密集的火山群和地热温泉。90多座火山雄峙苍穹，80余处温泉喷珠溅玉，温泉泉眼数以万计。



腾冲，这座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城，历经沧桑，积淀了丰实深厚的历史文化，边陲古道的马铃声记录着中、缅、印的商贸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案、铜鼓凝集着两千多年悠久灿烂的文明；石雕佛像闪烁着中原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光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滇西抗战，光复腾冲，中国军民在这片热土上抗击日本侵略军，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里安息着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数千座墓碑向后人昭示着民族精英抵御外辱的浩然正气。

滇西抗战中，收复腾冲是1944年5月。中日双方军队以怒江为界隔江对峙的局面行将结束，中国远征军对怒江西岸腾冲、龙陵、松山诸据点敌人全线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5月11日这一天，是怒江旷古未有的壮观场景，16万中国远征军万船齐发，强渡怒江，兵分四路，分别向盘踞在怒江以西腾冲、松山的日军发起反击，拉开

了滇西大反攻的序幕。

这四路军，一路为五十三、五十四军，由双虹桥、栗柴坝、猛古、缅嘎诸渡口向高黎贡山之南、北斋公房进发，直攻大壩、沙坝之敌。

一路为第七十一军之一部分及第八军全部，由惠通桥下诸渡口，迫近日军号称“东方马其诺”的松山据点。

一路为第七十一军另一部分，由惠通桥、周家口渡直趋禾木树。

一路为第二军，由打黑渡方向包围平嘎，转攻龙陵。

在腾冲方面作战的是由霍揆彰将军指挥的第二十集团军的第五十三、五十四军，为中国远征军的右翼军。

其战斗程序是：强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并肃清山中敌人据点——肃清龙川江一线敌军——向腾冲城守军及外围日军攻击。

腾冲之战是中国远征军滇西决战中最为艰苦、最为重要的战斗之一。

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辖的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共五个师——预备第二师、一九八师、三十六师、一一六师、一三〇师实施腾冲反攻战，部队于5月11日黄昏强渡怒江成功后，于次日清晨开始仰攻高黎贡山，敌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主力、一四六联队一部分凭地势险要死守着，我军猛烈攻击；经9日



强渡怒江



血战，日军溃退，我军攻占高黎贡山顶之南、北斋公房，又经十余日的激烈战斗，进至腾北马面关、界头、瓦甸、江苴附近。日军深知丧失高黎贡山及桥头、江苴等重要据点在战略上的意义，急调一一三、一一四、一四六、炮五十六、搜五十六等5个联队各一部火速增援，猛烈反扑。

远征军将士士气高昂，锐不可当，奋勇冲杀，白刃格斗，经22日血战，终歼敌半数，继而乘胜攻下腾北敌军中心据点桥头、江苴，并沿龙川江南下，一部扫清固东以北至片马的残敌，另一部扫清龙川江两岸残敌，形成迫近腾冲城、合围腾冲城之势。此时，所有由北而南溃逃的日寇与腾冲守城日军合编为一个混成联队，由一四八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指挥，死守来凤山及腾冲城。

令人遗憾的是一部分将士死于气候。当身穿单衣的中国远征军攻上高黎贡山时，气温由山下40℃的高温骤然下降到零下。成队的远征军战士活活冻死。二十集团军司令霍揆彰得知这一消息，悲愤欲绝，他怒不可遏地臭骂事先没有估计这一情况的属僚。

盟国空军闻讯出动，一万多条军用毯子投向高黎贡山，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

得到补给的战士们顽强地向高黎贡山的日军残部发起了攻击。

美国新闻处编写的《怒江战役述要》说：“在雨中，这些山路有些地方变成了山溪。有的泥泞满地，滑得站不住脚，有些地方泥深到膝盖，鞋上常常拖有几寸厚的泥。中国军队多半把草鞋丢掉，赤着脚比较站得稳一点。”

中国远征军艰苦卓绝地翻越高黎贡山，向腾冲城区和外围坝区冲压过去。

美国人赞赏道：“怒江以西是高黎贡山。这个山脉长170英里，高入云霄。只有三条山路可以通过西面。最北的一条山路约900英尺，中间是马面关，高约1万英尺。南面是火塘子与江苴街之间的路，高约1万英尺……山形极险，日本人又在每个战略要点建立坚强工事，大概只有中国士兵才能越过这种天险……只靠一点米饭就能越过这种地形，真是难能可贵的事。参加过新几内亚岛上欧文史丹

莱山脉作战的美国军官和战地记者认为，高黎贡山的作战比欧文史丹莱山要难得多。”

1944年7月下旬，中国远征军攻取了腾冲城外的日军各个据点后，从三面包围了腾冲城。

占领腾冲城的日军在城墙上构筑了数层坑道或掩体，在城区内用钢板、钢条设置了遍布大街小巷的三层工事。盘踞腾冲的是日军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约4000人。



腾冲之战是一个艰苦而辉煌的战斗……

腾冲城是滇西最坚固的城池，兼有来凤山作为屏障，两地互为依托。日军经过两年多的经营，在两地筑有坚固工事及堡垒群，准备了充足的粮弹，奉命死守至10月底以待援军到来。

远征军决定先攻占来凤山，最后围歼腾冲城守敌。7月26日午时，远征军在空军掩护下，以优势兵力向来凤山5个堡垒群同时猛攻，官兵奋勇，血战3日，付出重大牺牲攻占来凤山，旋即扫清南城外之敌，对腾冲城形成四面包围之势。最后围住的孤城腾冲城墙全系巨石，高而且厚，城墙上堡垒环列，城墙四角更有大型堡垒侧防。中国远征军于8月2日开始向据守腾冲城内的日军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发起攻击。我军先以云梯登城，但牺牲惨重，无法立足。

中国远征军攻腾冲城时，屡屡受挫于坚固无比的城下。那近在咫尺的明代城墙，机枪、手榴弹奈何不得它，小型火炮打上去，也只是震下些土灰。

一架云梯眼看就要搭上城垛，城墙上敌人的火力点响了，战士们齐刷刷倒下一片。

一架云梯刚接近墙根，日本人丢出个燃烧弹，眼巴巴人和梯子烧个脆响……

然而，远征军将士们还是有他们的攻城夺地之计。

有几个战士推着铺了厚厚一层棉花的八仙桌抵进城墙……



腾冲文庙，原日军宪兵司令部所在地

有几个战士推着装满炸药的一口红黑身大棺材挨近城根，轰隆一声，棺材片四处乱飞，城墙塌口。另外几处，工兵们也爆破成功。坚固的城墙被炸开60多个口子，远征军潮水般涌进缺口。

然而，中国远征军攻入腾冲城内并不意味着日军的溃败。攻克腾冲城之战被中外军事史专家们誉为中国八年抗战中“真正的焦土巷战”。

城内，日军工事成立体交叉状，遍及城内每一个角落，构筑巧妙，质体坚固，不易攻击不易摧毁。故此，中国远征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指挥部在腾冲攻坚战中，要求每个团每天推进150米，但不少部队却因人都死光了，无法完成这一限额，一般就推进二三十米。远征军就这样一寸一尺地向城中心文星楼逼进。他们向每一个地堡里开枪，扔手榴弹，把一发发火焰喷射器射入一个个地堡，日军顿时一阵鬼哭狼嚎。可是，他们也在每一个地堡前留下了牺牲的将士的尸体。

三个远征军战士向一个地堡扔进手榴弹，日军的机枪哑了。就在他们刚刚越



被炸毁的腾冲第一楼——文星楼

过地堡时，一个断腿的日本兵爬起来，对着他们的胸背支好机枪……

又一群远征军战士顺着墙根冲过来，不待他们站稳脚跟，十几个日军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用明晃晃的刺刀挑破他们的胸膛。

但前边的远征军战士倒下去，后边的又冲过来。

只有经历过那种战争的老兵，

才懂得什么叫做“白热化”的战斗，他们叹息着回顾：“那才叫拼命哪！才算你死我活，我不杀你，你就要杀我……都红了眼，都狠了心，事后想起那情形，都会打战，你龇着牙，我瞪着眼，我劈他胸脯，他刺我肚子，我身上是他的血，他身上是我的血……”

终于，出现了第一个摇动白衬衫表示投降的地堡，出现了跪在地上交枪的鬼子兵……

文星楼下，日本人烧毁队旗，拉响手榴弹，稻田大尉和残余的日军集体自杀。



腾冲巷战中的远征军士兵

8月14日，我军以4个整师兵力从南城墙，突进市区，展开激烈巷战。由于腾冲城内街巷稠密，房屋相连，顽敌利用民房家家设防、巷巷筑堡，战斗异常惨烈，每前进一尺，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正如二十集团军会战概要所言：“攻城战役，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

眩，声动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垣”，由于牺牲惨重，又将防敌增援的一三〇师投入攻城战役，经“焦土”之战，将守敌全歼，9月14日上午10点攻克腾冲古城，历时51天。沦陷了两年零四个月又四天的腾冲，又重新回到了腾冲人手中。

美国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记载：“经过51天的围攻后，腾冲城于9月14日被中国军队正式占领。日守军2600人，包括军官50人，只有10人被俘，其余全部战死……第二十集团军自渡江以来至9月10日，伤亡官兵8000多人。”

在滇西抗战腾冲反攻中，和中国远征军并肩作战的还有一批金发碧眼的美国人。盟军从地面到空中都加入了这场战斗，在中国远征军部队中有一个美军参谋团，参与战役策划之中；在空中，有以陈纳德为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后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参与腾冲战役。

从1943年8月17日盟军空军第一次轰炸腾冲城内日军，到1944年9月11日的390天内，盟军空军共出动约20多次，共300多架飞机，先后在高黎贡山、来凤山、腾冲城内外对日军进行轰炸。1944年的8月22日，盟军空军出动60架、分5批轰炸扫射腾冲城西北角的日军堡垒群，为地面部队攻克城西北及拐角楼创造了有利条件。在9月10日的空战中，又击落日机4架。

在整个腾冲抗战中，盟军空军出击的重点目标是日军设防最坚固的来凤山及腾冲城。这些出击，减少了远征军地面部队的伤亡，摧毁了日军的大部分堡垒；杀伤了相当数量的敌军，为战役的最后胜利争取了时间及机会。



盟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盟军空军还承担了空运任务。

腾冲在战前修有一座机场，战争中又修了5座临时机场和空投场供盟军空军使用。远征军大举反攻期间，盟军的空运异常繁忙，日夜飞行，将大批弹药、粮食等军需品运抵腾冲，支援地面作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腾冲抗战中，由于日军的炮火攻击，天气因素、迷航等原因，部分盟军战机和运输机失事坠落，飞行员有的壮烈牺牲，也有的被老百姓及时救援，帮他们治病疗伤寻找部队，给予了亲切的善待，令他们终生难忘。有的飞行员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专门嘱咐他们的儿女，万里迢迢来到腾冲，寻觅当年的救护者，表达感激之情。中美两国人民将永远记取并珍惜这份在反法西斯的共同战斗中凝成的深情厚谊。



从1944年5月11日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强渡怒江至9月14日攻克腾冲城，历时127天，所历大小战役40余次，共俘获敌军军官4人，士兵60余人。毙敌少将指挥官及藏重康美大佐联队长以下军官100余人，士兵6000余人。虏获野山炮7门，步兵炮6门，迫击炮10门，重机枪19挺，轻机枪47挺，步骑枪1000余支，汽车20余辆，有线和无线电台25部并其他军用品若干。我远征军亦伤亡军官1234人，士兵17075人，可见腾冲战役之艰苦与惨烈，可见远征军将士拼死牺牲的爱国精神。

腾冲之战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滇缅战场的胜利。

收复腾冲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先生进入腾冲，他看到的是他的家乡腾冲城已没有一座完好的房屋可以遮风避雨，连青绿的树叶也一片无存，处处是断垣残壁，尸臭冲天，古老、美丽的腾冲城已经消失于战火之中。但腾冲民众还表现出一种特有的“骨气”，那就是全城百姓一致出走，留给日军一座空城，一座死城，不管在乡下遭遇多少困难，更不屑日军多次引诱、劝令迁回、许诺开办集市、解决民困等等，没有一个人回城当日本人的“顺民”！当年，远征军长官司令卫立煌感慨道：反攻腾冲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半由于将士用命，力摧强寇，半由于腾冲民众大力支援之功。腾冲如凤凰浴火，涅槃再生。





腾冲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腾冲战场又是滇西战场最惨烈、最壮烈的一个战场。腾冲抗战是名副其实的焦土抗战，同时也是滇西战役中全歼侵略者最成功最辉煌的一次反攻战，腾冲是当时滇西最早攻克与光复的县城，是中国正面战场首次完全彻底消灭日军的光辉范例，它极大地鼓舞了国民的士气，有力地促进了滇西战场及缅北战场的全面胜利。对粉碎日寇的封锁战略，打通国际援华抗日的军用物资运输线——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这条争取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交通大动脉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从而坚定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必胜信念，也更坚定了盟国援助中国信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腾冲之役成为最彻底的对日军的歼灭战，共有五大要素：第一，突破高黎贡山防线是重要前提；第二，成功的战役部署是决胜关键；第三，绝对的优势兵力是根本保证；第四，真正的全民抗战是必要条件；第五，盟军的支援是重要因素。腾冲光复之际，李根源先生欣然命笔：“八年浴血抗天骄，杀气如云万丈高。写就一篇新战史，留将百世告同胞。”腾冲歼灭战这篇新战史，永远光照史册，彪炳千秋！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在对腾冲方面作战的同时，左翼由宋希濂率领的第十一集团军为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也开始了攻击松山、龙陵的序战。

中国战场的滇西抗战、腾冲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五、滇西大反攻——松山大战

松山是云贵高原、高黎贡山山脉上一座极其普通的山。



松山位于怒江西岸，东距惠通桥约22公里，西到龙陵约39公里，是惠通桥至龙陵的咽喉，也是滇缅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松山包括鹰蹲山、滚龙坡、大垭口、长岭岗等山，周围25公里，山峦棋布，丘陵起伏，顶峰海拔较高，位于北纬25度以南、东经99度以西。旧志里说：“高山夹箐，地险路狭，马不能并行。”滇缅公路经惠通桥向西，依丘傍村，环绕松山后，经过宽不满35公尺之狭长起伏岗岭——滚龙坡、大垭口，向西入龙陵。日军占据松山，完全截断滇西公路，控制了怒江惠通桥附近的腊勐大渡。松山地形险要，山高林密，大树参天，浓荫蔽日。大树为敌用作工事建材，小树用作障碍物。由惠通桥经腊勐街古道，路狭，崎岖难行，确实是滇缅路上的战略要点。

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的腊勐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滇西抗日的主战场。属横断山系高黎贡山山脉，由大小20余个峰峦构成，海拔2200米的主峰顶上，北、东、南三面可俯瞰气势恢弘的世界第二大峡谷——怒江峡谷。怒江东岸的高山峭壁与西岸的松山对峙，形成惊涛拍岸、飞峰插云的怒江天堑。著名的滇缅公路经惠通桥越过怒江后，在悬崖峭壁间盘旋40余公里。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被美国军事家称为“东方直布罗陀”。“二战”时期，中国西南方最大的战役之一——松山战役就在这里进行。

松山地处高原，气候变化无常。我军反攻滇西，正是夏天雨季时期。时晴时雨，一日数变，整天满山云雾，忽而急风暴雨，让战士们步履维艰，展望犹难。战壕内经常水满脚踝，攻击中匍匐滚爬，浑身汗泥。在如此恶劣气候下强攻敌堡，造成我军的重大伤亡。

松山在抗日战争中也是一座极其重要的山脉，因为其是关闭滇缅公路的锁钥。

1942年5月，日军进驻怒江西岸后，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1943年太平洋败退中，日军战略专家预见到松山作为支撑滇西和缅北防御体系重要支撑点的作用凸显为首位，遂拟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日本缅甸方面军十五军令第五十六师团派出工兵联队，并从中国滇西、缅甸、印度等地强征民夫1670余名，其中印度人80余人，东南亚华侨138人，昼夜施工。为保密，仅允许他们到大垭口为止。工事完成后，为完全保密，1944年2月21日至25日，日军将抓来的民夫以打防疫针为名，全部秘密注射处死，并焚尸掩埋，战后在大垭口曾发现“千人坑”，极为残忍。

至1942年底，日军完成第一期施工。后又以防御为主，对松山腹部阵地加固和扩建。至1944年5月，于远征军反攻前夕，日军完成松山地区的准要塞式堡垒防御阵地体系：在滚龙坡（日军称本道阵地）、大垭口（日军称中间阵地）、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日军称横股阵地）、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有数个子堡拱卫，共有子母堡40多座，堡垒互为侧防。并且，其堡垒为地堡，一般分三层构筑，大致相当于以三层楼埋于山体中。1946年，方国瑜教授曾进入日军工事，描述日军堡垒为：



日军交通壕

“敌堡垒主体构筑，大部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更于下层掘斜坑道，其末端筑成地下室，又有于下层之四周筑地下室者。堡垒上掩盖圆径至70厘米之木桩，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厚逾1米，虽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坏此坚固工事。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弹重炮命中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震荡亦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亦盖以圆木径50厘米者二三层，故上层倒塌不致影响下层……”



“堡垒外围，遍布蛛网状交通壕，以连接各主要阵地，甚至步兵炮亦可移动。且交通壕侧壁凿有大量洞穴式掩蔽部，并连缀大量散兵坑。部分据点外设有铁线网两三道，纵深4米。随着堡垒阵地群的建成，整个松山也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电灯、供水俱已解决。因伪装良好，无论空中还是陆上，均不易察觉也不易破坏。”

阵地的建造过程中，日本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都曾在第五十六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陪同下亲临视察，他们现场观看了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日军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建成后的松山阵地枢纽部可承受中口径火炮直接命中，阵地内储存了作战物资，可坚持至少三个月战斗。”

滇西抗战第二阶段战役就是攻占松山、腾冲、龙陵，把日本赶出云南，赶出中国，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在松山，人类两个种族，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这里有过一场生死大战。一方是侵略者，侵占中国领土的日本人，日军五十六师团一一三联队3400人驻扎在这

里，守备着松山，他们配备有山炮、战车、汽车等，独立作战能力很强。并建立起强大的前所未有的明碉暗堡，得意扬言：松山鸟都飞不过去，10万人未必可以攻占松山。日本南方军司令曾把松山防线称为“东方马其诺”，西方把松山誉为“东方直布罗陀”。另一方是国民党第八军的将士，要攻克松山，消灭日本人，收回我们被占的领土。那是一场恶战，3800多名国民党将士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松山。3000多个日本人的孤魂也荡游在松山。不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战争对个体的生命都是一种从根本上的毁灭，人的死亡就是生命的悲哀。战争是残酷的，这里就是无数生命归宿的高山。



当时，要打通滇缅公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攻取松山。松山战役是滇西缅北战役中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为了打通滇缅公路，远征军于1944年6月4日进攻位于龙陵县腊勐乡的松山，同年9月7日占领松山。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半年内先后占领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并企图截断当时中国昆明到缅甸仰光的滇缅公路，以便由缅入滇，进一步侵略中国。当时，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三十六师临危受命，迎头阻击。经过三天三夜激战，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一三联队退回怒江西岸，盘踞松山，与中国军队隔江对峙。1942年初，以中、美、英、苏等二十六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宣言》为标志，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因缅甸当时是英属殖民地，中国政府应英国政府的请求，与英国共同防御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因此组编而成。约20万人的中国热血青年参加了远征军，在远离家园的东南亚热带丛林中奋战，战斗的惨烈，自然条件的恶劣，大量人员伤亡。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将军身负重伤，由担架抬着随部队后撤时殉国于瘴风雾雨的野人山。

1942年，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滇缅公路被切断。撤退到怒江东岸的远征军余部与日军隔江对峙。日军在怒江西岸及滇缅公路旁的松山修建了坚固的准要塞式防御工事。而中国方面远征军与陆续赶来的援军则整编为滇西远征军，下



辖第十一、第十二集团军，共计16万人，并且接收了少量美式装备，当中大部分军官亦接受了美军的训练。1944年，为了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中国驻印军开始从印度反攻缅甸。按照史迪威的计划，为配合驻印军行动，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渡过怒江，占领腾冲、松山、龙陵。松山的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它扼守着滇西进入怒江东岸的交通咽喉，紧靠怒江惠通桥，“前临深谷，背连大坡”，左右皆山，松山突兀于怒江西岸，形如一座天然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40里江面。占有松山就掌握了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还与腾冲、龙陵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松山不克，滇缅公路不通，交通运输困难，反攻龙陵、腾冲也会得而复失，所以说，松山战役是滇西战役中关键性的战役。

我军原计划主攻腾冲，以便尽快与驻印军取得联系，而对龙陵方向以防御日军增援为主。但我进攻计划数月前已泄密，日军早已做好准备，将龙陵和松山日军主力部分调往腾冲，而龙陵方向较为空虚。我方对此毫不知情，继续按原计划攻击，在高黎贡山和腾冲方面损失惨重。1944年5月16日，在龙陵方向作战的第十一集团军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二六二、二六四团在平戛方向的勐糯三村缴获日军作战命令一份，方知我作战计划泄密。远征军总部遂命令右翼二十集团军继续攻击腾冲，而左翼十一集团军由防御转为主动攻击龙陵、芒市，展开全线反攻。因松山久攻不克，弹药粮草等只能靠人力、畜力从保山大后方翻越山路转运，加上受雨季影响，根本无法保障前线需要，运弹则无法运粮，运粮即无法运弹。加上被调往腾冲增援的日军原松山守备队——三联队长松井秀治又率1500人于6月11日增援龙陵，我方本已攻占的龙陵城区一部之防线被攻破，不得不退守相持，而腾冲攻势亦陷入胶着状态，至此，滇西战局全线告急，松山战役遂成为扭转滇西战局之关键。

在松山，日军是火网密布：主堡内有重机枪，子堡及侧射堡内有轻机枪，交通壕内有步枪、枪榴弹、掷弹筒，主堡后有迫击炮。近距离用冲锋枪、手榴弹，

使用各种直射、曲射兵器，在阵地前编成浓密火网，要接近堡垒是非常困难的。

障碍物及附属设施：阵地前有铁丝网1—3道，铺设地雷及陷阱。阵地内附设有水管及照明设备。防守松山的日军，利用地形，有计划地编成阵地，利用高大木材，构筑坚固工事。使各个据点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其坚固程度，相当于钢筋水泥之永久工事。

防守松山的日军部队是第五十六师团第一一三联队主力及师团直属野炮第五十六联队一个大队，配属辎重兵、卫生队和防疫给水部一部，常驻兵力3000人，取名“拉勒守备队”。滇西作战时，原守备队长松井秀治大佐率联队主力增援高黎贡山、龙陵。松山地区指挥官为野炮兵第五十六联队第三大队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



据史料记载，松山是滇西抗战中一块难以攻下的硬骨头。以十战之多，才攻下这座保证滇西抗战胜利的重要山脉。

一战松山。时间是1944年6月4日—7月1日。由七十一军军长钟彬、七十一军新二十八师副师长王治熙指挥。主力是七十一军新二十八师各团、第六军新三十九师第一一七团。主要就是夺取松山外围阵地竹子坡、腊勐街及鹰蹲山。6月4日，七十一军新二十八师八十二团（团长黄文徽）占领竹子坡，并报告师部日军将夜袭，但未获重视。6月5日，七十一军新二十八师八十二团攻击鹰蹲山阵地。鹰蹲山有六七十度陡坡，到处是暗堡，为松山主峰屏障。远征军进入阵地100米内日军才突然开火。冲击山顶的第三营仅一个排的人生还。在东岸山炮营的支援下，八十二团另两次山顶冲锋均遭失败。八十三团一部破坏了淘金河公路桥梁，切断龙陵日军增援通路。第八十二团再次报告日军偷袭未遂险情，建议通报各部，保持高度警觉。6月6日，八十二团调2具美式“巴祖卡”火箭筒、3具M2火焰喷射器。步兵越过铁丝网，冲上山顶，与日军肉搏。但反斜面及松山日军炮火向山顶轰击，我方撤出战斗。七连梁连长、九连李连长阵亡，全团伤亡50余





人，日军伤亡不下于此。另外，八十三团三营推进至滚龙坡前。6月7日，八十二团夺取鹰蹲山阵地。八十三团攻击滚龙坡。滚龙坡为竹子坡后最高点，如能占领，则松山日军腹背受敌，战事激烈不下于鹰蹲山争夺战。6月8—20日，总体战事陷入僵局。11日，第六军新三十九师一一七团划归新二十八师。13日，我方在向导带领下，破坏日军由黄土坡至大垭口、鹰蹲山供水管。15日，八十三团三连占领鹰蹲山侧防小堡垒3个。17日，八十二团占领鹰蹲山山顶大部，八十三团夺大垭口堡垒2个。松山攻势无大进展，龙陵反现危局，卫立煌被迫运用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八军，荣一师二团三营、荣三团拨七十一军攻打松山。20日，八十二团完全占领鹰蹲山，但已无力攻松山。八十三团、八十四团二营攻滚龙坡。我军重炮无意间命中大垭口敌炮弹药库。至此，在松山攻击中，我方各部伤亡1600多人，其中新二十八师伤亡逾千。

6月中旬，雨季来临，山洪暴发，怒江江面涨宽一倍，交通断绝，山道泥泞，骡马、飞机均不能行。无后勤保障，远征军军心动摇，攻势颓退，虽人数占优，但天时地利不利，背水一战，交通受阻，大雨滂沱，进攻困难。6月21日，卫立煌、宋希濂都认识到原计划中处于次要位置的松山已成为关键，松山不克，则可能全线崩溃。遂令七十一军钟彬军长率新二十八师八十四团主力，转至松山督战指挥。6月22—23日，七十一军军长部署第六军新三十九师一一七团、七十一军新二十八师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团一营、七十一军山炮连攻击松山日军，伤亡甚重。27日，钟彬令刘又军为前线指挥官，以一一七团、炮一团最后一次步炮协同攻击，失利。到7月初第八军接防为止，攻下了日军竹子坡、腊勐街、鹰蹲山几个支撑点，七十一军第二十八师、第六军新三十九师一一七团伤亡近1700人，毙伤日军596人。6月28日，日军第二百四十飞行战队的六架飞机给守备队空投了弹药补给，这是松山战役以来日军飞机首次出现，日军士气大受鼓舞。

二战松山。1944年6月30日，卫立煌决心由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八军担任





松山攻击任务，令第八军军长何绍周接替七十一军军长钟彬，完成指挥权交接。7月1日，何绍周抵达。怒江简易桥修复通车。第六军新三十九师一一七团转调龙陵。7月2日开始，荣三团第一、二营主攻松山子高地，未果，但占领北侧阵地（后爆破子高地坑道即由此处往前开挖）。何绍周召开营以上作战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由直攻改为从滚龙坡侧击。此后一劈到底，再未改变。

三战松山。1944年7月7日至7月11日，第八十二师二四六团、荣三团主力、荣二团第三营进攻滚龙坡、大垭口、子高地未果。何绍周在前线召集师团长会议。对战术作了改进：不能仅以占领制高点为目标，须攻克堡垒，全歼守敌。具体方法是：采取限制目标攻击法，逐步攻略，避免一举突贯；以占领高地棱线为目标，绝对禁止突下反斜面，以免被袭；逐步严密肃敌；必以炮火先行破坏敌堡。进攻重点仍是滚龙坡，再逐步推进。

松山战役，成为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全胜的攻坚战。第八军一〇三师三〇七团奉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令，自祥云用车运抵达腊勐街。7月10日，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调七十一军山炮第一连赴平戛，何绍周请示暂缓，未得允许。第八军向第十一兵站分站借到步机枪弹2万发、炮弹1379枚。

四战松山。7月12日至7月19日，一〇三师三〇七团，八十二师二四六团，荣三团、荣二团第三营，攻击滚龙坡、大垭口、子高地未果。7月14日，何绍周电告东岸炮兵，调整战术，改区域性轰炸为限制目标，精度射击，定点破坏。至此，确立了对敌阵地“先行软化，再行攻略”的方针。

五战松山。7月20日至7月25日，一〇三师三〇七、三〇八团，八十二师二四六团，荣二团第三营，夺取了滚龙坡的几个高地。军长何绍周将指挥所设在竹子坡，卫立煌也两次亲临，总结经验：不能急于求成，应弄清敌情，步炮协同逐一破坏；昼夜挖壕作业，蚂蚁啃骨头。20日，日军联队长要求一一三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必要时烧掉军旗。日军打算偷袭我军指挥部，但未成功。21日，本道阵

地守备队长井上要次郎中炮毙命。23日，15架日机空降物资。我方展开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罕见的步、炮、空等诸兵种联合攻击作战。何绍周要求各师指挥部于阵前1000米内，团指挥部于500米内，军指挥部距中央阵地1000米内，均在敌重武器有效射程内。战术总结：推进山炮于最近距离，集中一点续发，迫敌下行，我方再封堵、喷火。

六战松山。7月26日至8月2日，一〇三师三〇八团、中央队二四六团夺取了滚龙坡戊、乙、甲高地。7月26日，日机空投轰炸，被我炮击伤轰炸机两架，击落1架。几天后，李弥副军长从龙陵转至松山协助何绍周。7月31日，三〇八团二营占领滚龙坡戊高地。8月1日，三〇七团破坏日军第二蓄水槽，炮毁敌仓库。何绍周令七十一军山炮营二连组成“单炮敢死队”，推进至阵前300米摧毁堡垒。8月2日，何绍周被迫下令炮击己高地，我军二四六团几十名士兵与日军同归于我方炮火，终于占领滚龙坡，斩断敌阵之首。

七战松山。8月3日至8月19日，荣二团三营，二四六团主力，三〇八、三〇七团，攻击小松山已、午、未高地未果；夺取大垭口己、壬、癸、辛高地。8月3日，蒋介石严令卫立煌转第八军，于9月上旬克服松山，“如果违限不克，军、师、团长应以贻误戎机领罪”！何绍周遂召集众将开会，决定对子高地实施“坑道爆破”。8月7日，为掩护坑道作业而进行的牵制性攻击伤亡颇重。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下令重伤员自杀，遭抵制。日军派出小队夜袭，炸毁我方4门火炮。12日，我军击毁敌机1架。13日，三〇七团前锋夜袭大寨，下士班长张学成带3名战士冲入敌——三联队司令部，缴获日军——三联队关防印鉴。15日起，敌预感我方爆破子高地意图。17日，原守保山机场的荣三团三营归建。18日，敌机21架轰炸惠通桥。19日晨，我方将美军从加拿大用飞机调来的120箱共3000公斤美制TNT烈性炸药装入子高地敌堡下两个药室。

八战松山。8月20日，卫立煌、宋希濂及美国将领至竹子坡观战。预定9点整



起爆，因荣三团佯攻未撤而推迟。9点15分，军长何绍周在竹子坡通过电话下令起爆。敌主峰碉堡被冲起数米，烟柱一两百米高。荣三团、八十二师二四五团、一〇三师第三〇八、三〇七团夺取松山子高地，并击退两次敌偷袭。其中21日误传丢失子高地，实际上自20日9点半起，荣三团一营二连、七连以及八连高建国排长所率18名士兵一直坚守子高地两昼夜，并与21日后来者共同巩固了阵地。23日，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销毁、掩埋了光学器材、被服、阵亡者遗骨、文书。8月24日，原驻祥云的一〇三师三〇九团到达，作为最后生力军，对松山之战有决定意义。

九战松山。8月28日，三〇九团、八十二师二四五团、荣三团、荣二团三营，三〇七、三〇八团，夺取松山主峰诸高地及大寨一部。29日，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被我方炮击活埋。三〇九团损失颇重。30日，拉孟守备队向五十六师团发出求援电报。31日，我军清剿隐蔽工事内之残敌。三〇九团占领4、5号高地。

十战松山。一〇三师各团及直属队、荣三团、二四五团、二四六团，夺取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马鹿塘，收复松山。9月2日，第八军指挥部推进到子高地。清晨6点，何绍周电话命令各部限本日肃清松山之敌，准备通车。午后1时，何绍周转各部卫立煌严令：“松山残余之敌为数甚少；目前全局成败，转折点全在松山；限该军于本日将松山及大寨之敌全部肃清，不得藉口先后及顾虑任何牺牲；如逾限未能达成任务，着将负责之师长、团长一起押解长官部，以军法从事，该军长亦不能辞其责！”三〇七、三〇八团完全攻占大寨。深夜，第八军司令部下达次日最后歼灭全部日军令，一〇三师师长熊绶春为左兵团指挥，八十二师副师长王景渊为右兵团指挥。另以二四五团为松山既占地区守备队，副军长李弥统一指挥守备队及右兵团。

9月3日，三〇九团占领3号高地一座堡垒。当夜，日军组织兵力猛烈反扑，阵地得而复失。卫立煌电令第八军枪毙三〇九团团长陈永思。9月4日，何绍周



令王光炜代理三〇九团指挥，与陈永思一道率敢死队攻占3号高地堡垒。当夜，再次遭到日军偷袭，阵地丢失，部队被冲散。荣三团团长赵发毕率20余名兵力增援。9月5日，荣三团与三〇九团将3号高地反扑之敌击退。三〇七团、三〇八团攻克黄家水井。第八军调怒江东岸第二四四团第一营增援。当夜，松山日军陆续向第五十六师团发出“最后处置”情况和“诀别”电报。9月6日，二四四团第一营抵达战场，接替完阵地。二四五团与荣三团合力攻占3号高地。日军命令重伤员自杀，并残忍杀害部分朝鲜慰安妇。慰安妇问题从此为国际舆论关注。9月7日，我军全力聚歼1、2、3号高地及马鹿塘残余之敌。松山战役取得完全胜利。

9月9日，蒋介石发电称“获悉松山阵地于9月7日为第八军攻占，心中极为欣慰”，并令第二十集团军务必在9月18日前攻克腾冲。9月10日，何绍周致电军委会，提请褒奖第八军参谋长梁筱斋、第八十二师副师长王景渊、第一〇三师师长熊绶春。9月14日，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日军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本多政材决定终止对龙陵攻势，令第二师团断后，指挥龙陵守备队留守，以掩护松井部队救援平夏日军。9月27日，卫立煌致电军委会，以“指挥松山战役，战果辉煌”提请颁给第八军军长何绍周“青天白日勋章”。之后团长赵发毕、王光炜，营长谢梦熊（阵亡）、黄人伟亦获“青天白日勋章”；军政部授予第八军一〇三师以特殊战功部队最高荣誉“飞虎旗”一面。10月29日，远征军各部在炮兵、空军协同配合下向龙陵守敌发起总攻。11月3日，我军收复龙陵，日军沿滇缅公路向芒市溃逃。

松山战役于1944年6月4日开始，由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二十八军发起攻击，因牺牲惨重而又没有攻下松山而换上了作为战略总预备队的国民党第八军。第八军将士都是身经百战，久经沙场，从战火中一次又一次再生的英雄，但松山大战，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中绝大部分将士将不能从战场中走下来，而葬身于松山。第八军投入了5万余名将士对方圆25公里的松山形成了包围圈。第八军使用9

个步兵团，经过几十次的激烈战斗，才攻克下滚龙坡和大垭口。7月5日对松山主峰子高地发起攻击，但冲上去的战士遭到敌阵地交叉火网的阻击，血肉横飞，国民党官兵牺牲非常惨重，松山久攻不下。

在硝烟弥漫的前线指挥所，各级指挥员们神情严峻地讨论着如何拿下子高地之事。他们中的滇西腾冲人第八军副军长李弥操着一口纯正的乡音说出他拿下子高地这块硬骨头的新奇想法：“必须立即攻占子高地右翼敌堡，从堡下层挖掘地道，直通子高地母堡下层，设立两个药室，装上TNT，炸掉子高地，方能全胜，并打通滇缅公路，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方案得以实施，右翼敌堡被一名志愿为祖国收复失地而捐躯的湖南籍战士周汉祥身背炸药与之同归于尽，扫除了一个障碍。同时，工兵营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在隆隆的炮声的掩护下，在地上挖坑道用炸药破阵地母堡。在松山顶日军堡垒垂直下约三十公尺处掘进两条地道，构成两个炸药室，装进约6吨TNT，难度可想而知，但终于成功，完成了李弥的构想。8月20日成功起爆，随着一声巨响，子高地霎时地动山摇，浓烟滚滚，血肉横飞，6吨TNT将松山顶部三分之二全部掀除，日本人和地堡均炸成粉尘。在一片“打倒帝国主义！中国胜利！”口号声中，终于在松山子高地飘扬起了“青天白日”旗帜。但日军非常顽固，多次发起反攻。攻克的松山顶峰子高地抵挡不住日军的多次反扑，“青天白日”旗帜又倒下了，松山又被日军夺回。直到8月22日，由30人组成的敢死队在全军榴炮、山炮、野炮、迫击炮的掩护下，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冒死拼杀，杀死最后一个日本兵，才最后拿下子高地，彻底消灭了占据松山的日本军最后攻克松山后，在掩蔽部内还俘虏了10余名军妓。

松山战斗是惨烈的，远征军战士一批批倒下，成团成营的部队都打光了。有一个连甚至只剩下两名士兵。据统计，松山一战，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消耗弹药最多的一次战役。然而，炸毁松山顶部，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残留在各个阵



地的日军还在垂死挣扎，夺取松山的战斗至9月2日才平息。其间，日军不断向攻入阵地的远征军袭击，双方你争我夺，惨烈非凡。

非常关注战事的云南大学方国瑜教授在采访中写道：“一座大掩蔽部口外，有我连长一员，士兵12名据守其中，该掩蔽部口外，敌尸堆积约20具。再清查阵地内，敌我士兵互相拥抱而死者62对，满布壕内。仅斜面上，肢离体解，肠肺狼藉，布满壕下……该团（指荣誉第三团）亦消失殆尽矣！”

松山完全成了一片焦土，目睹了当年战斗情景的小榕树现在已很苍老，变成了老榕树，矗立于蓝天之下，现在还清晰可见的枪眼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

将近七十年过去，当人们回过头看这场战争时，都说松山大战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战场最后的一仗，是以中国军队胜利，日军彻底失败而告终的一仗，它较之台儿庄战役要险恶得多，残酷得多。一批批的战士冲上去，又一批批倒在血泊之中。用生命、鲜血和智慧攻克的松山，言语根本无法表述。

攻下松山，滇缅公路上的腾冲收复，收而复失的龙陵再次收复，继而迅速收复滇缅公路上的其他城市。滇西战役胜利结束，打通滇缅公路接通中印公路，使得盟军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内地，加强了抗日全面反攻的能力。滇西战役胜利，对抗战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打通滇缅公路，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因素之一，而松山之战是滇西战役中至关重要的关键性战役。

如今的松山，那残缺的墓碑已经做过修整，那弹痕累累的壕坑已长满草木，那带着七十年枪伤的小榕树已经变得苍老。但曾在这里发生过的那场大战，那些永远长眠于此的为赶走日本鬼子的中国抗日将士将在松山永垂不朽！

对这场战争，做为侵略者、战争罪人的日本人也有自己文字记载的方式，这是一种我们从未见到过的记载方式，这本日本人所写的关于松山大战的书叫做《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书的作者曾是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曾作为补充兵亲身参加了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





“现在是我们发挥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大和魂的时候”、“太平洋战争中，日军进攻缅甸的最大目的，是要截断这条援蒋路线”、“1300多名官兵几乎都死了，那种疲劳、艰难、困苦、悲惨，使人心酸到极点”、“战争中谁死了，切下手指，最多切下手做遗骨；驻扎时，可以切下一只手肘做遗骨，其余部分埋掉”、“全员玉碎”、“大和魂”、“使人痛苦的白骨之路”、“敌人对拉孟（松山）的总反攻就要开始”、“敌兵损失惨重”从遥远战场拿来的泥土作为“灵沙”分给战亡人员的家属。

对历史，特别是侵略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的态度，东西方从来就有差异。“二战”后，德国人对自己的罪行从不回避，并且十分警惕历史悲剧重演，显示出一个民族的勇气。而“二战”期间对世界人民、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也给日本人民造成痛苦的日本，对这段历史总是闪烁其词，还总是在不断地试探着翻案。日本政界和宣传部门还不断地制造一些歪理邪说，说什么“日本并没有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中国重翻旧账是嫉妒日本的经济力量，想讨便宜”、“日本在‘二战’中帮助了东南亚国家，受到战争伤害的却是日本”，等等。而且，日本政治家们仍时不时参拜靖国神社。每年祭祀靖国神社的“军神”时，神社内外往往会聚集一批右派社团，他们让“老皇军”穿上当年的军装，并示范刺刀刺杀的动作，日本政府也对此听之任之。唯一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对战争、对自己罪恶历史进行认识和赎罪的东史郎先生还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右翼势力的攻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并没有消除，竟如此狂妄。日本缺少直面历史和现实的勇气，包括他们的青年人。

今天，对待松山大战，我们应该以一种历史的角度来缅怀它，缅怀过去，缅怀为抗日战争、为打击来犯的侵略者捐躯的将士。历史虽已翻开新的一页，但我们不能让烈士的躯体和 spirit 一同随风飘去。历史不能避讳，松山大战中，中国人民的儿女，龙陵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赢得了这场战斗，赢得了自己的尊严。松



山大战血洗了中国被侵略、被侮辱的耻辱。我们不能让前人尸骨被人遗忘在遥远的松山。

松山战场所在地，“龙陵”，“滚龙坡”，一个西南边地的极普通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小城，与中原的“龙”有着如此之多的内在联系。

松山大战，那是一场血战，真是血流成河，尸骨遍野。今天无论用什么语言表述，都显得轻描淡写，不能尽其当时的惨烈，不能尽其当年第十一集团军，第七十一军、第八军将士之英勇，不能尽侵略者之可恶，不能尽其战斗之残酷，不能尽其受战争之恐怖。人们不要战争，远离罪恶。人们不能忘记战争，历史不能避讳。



中国远征军自1944年5月11日渡怒江，克腾冲，夺松山，光复畹町，于1945年1月27日与中国驻印军芒友会师，将侵略者赶出国门，滇缅公路得以修复，重新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条交通大动脉。至此，历时8个多月的滇西反攻，以消灭日军21000多人而告结束。

胜利来之不易，10余万中国远征军伤亡的代价浇灌了胜利之花。

1945年的滇西，历史充满了死亡与新生。

1944年，滇西反攻胜利后，云南军民曾在昆明圆通公园内修建过一座滇西阵亡将士纪念碑。碑座上刻有“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字样，并有其悼念的碑文：

岛寇荼毒痛及滇西 谁无血气忍气边陲

桓桓将士不顾艰危 十荡十决甘死如饴

瘞忠有圻名勒丰碑中 懔懔大义招示来兹

碑额有“河山同寿”四个大字。而如今的圆通山上，樱花盛开，游人如织，丰碑早已不知了去向。

松山大战过去已经将近70年了，现在的松山战役遗址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遗址之一，主要集中在腊勐乡大垭口村东、西两侧的松山山

顶一带，范围约四平方公里。在大小松山、黄土坡等大小七个高地上，地堡、战壕、弹坑等随处可见。其中较重要的遗迹有：松山主阵地我军坑道作业遗迹及大爆炸坑，滚龙坡、鹰蹲山等战场遗址，日军发电站、抽水站和慰安所遗址等。龙陵县委、县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对松山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工作极为重视，拨专款修复抗日将士公墓，修建了3座标志说明碑、18座遗址说明碑和一条上山公路。2010年5月，龙陵县委、县政府投入200多万元资金提升了上山公路的等级，修筑了宽6.5米的柏油路。



松山战役遗址保护范围界碑

1986年5月，松山战役遗址被列为龙陵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3年11月，松山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松山战役旧址被国务院核定、文化部确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松山战役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和意义。一是打破滇西战役僵局，拔下滇缅公路上最硬的钉子，为最终打通公路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中国大反攻序幕；二是中国抗日战场首次获得胜利的攻坚战、中国战略反攻阶段“转折点”之战；三是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团）的战役，日军在亚洲战场的第一个所谓“玉碎”之战，日本天皇亲授的联队军旗被毁，旗冠深埋地下，日军一一三联队不复存在，成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遗留上千具遗骨迄今

无法收殓的败仗，其亡灵无法回归；四是松山战役成为山地丛林攻坚战的典范，具有很高的军事学研究价值，松山大战役遗址至今保存较为完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遗址之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

国民党军队攻占松山后，便打破了滇西缅北会战的僵局，滇缅公路可以畅通无阻地运送大批部队。装备、物资源源不断通过这个“东方直布罗陀”向龙陵战场开去，形势立即逆转。此时腾冲围攻战也已近尾声。9月14日，中国军队光复腾冲，11月3日，龙陵战役结束；1945年1月，战线被节节推至境外。以国军新三十八师为先锋的中国驻印军在缅甸芒友与远征军会师，取得了滇西缅北会战最后的胜利。而松山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战争的历程给双方参战的士兵留下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而后几十年，一直有幸存的日军来松山拜祭。

战争结束后，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随军记者平野实回到日本后，在《每日新闻》社工作，后来当到执行主编，他写了一本书《中日拉孟决战揭密——异国的鬼》，详细描述了松山战役的过程。松山战役中，幸存的日本兵只有七八个，战后，他们曾为反战而奔走，受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包括平野实。20世纪80年代后，他们都销声匿迹了。

今天，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站在松山顶峰，想当年那青天白日旗飘扬在松山山头是多么不容易，那是在血与火中多少个爱国的热血青年用生命换取的，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松山脚下烈士的丰碑已被七十年的历史、七十年的风雨涤荡得只剩下淡淡的印迹和模模糊糊的影子，已很难认出那些长眠于此、镌刻于此的战士们的名字，更不可能留下他们的音容笑貌。抚摸着这残缺的，上面现在已看不清楚，但过去是密密麻麻的3800个生命的符号石碑，有着一份说不清的沉重。





## 六、龙陵会战、芒友会师

龙陵位于滇缅公路龙陵至保山段和腾冲龙陵支线分岔口，东通保山、北接腾冲、西控芒市，是滇西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龙陵会战也是滇西抗战的重要战役。

1942年日军入侵后，利用该地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修筑了一个连结城区与四周高地的蛛网状防御体系。设第五十六师团前线指挥所于城内，作为松山、平戛、腾冲等前线作战部队的协调指挥中心。龙陵作为日军前沿阵地的中心枢纽，前可策应松山、平戛、腾冲各据点，后有芒市、遮放作支撑，兵力易于集散调应，还可凭险顽守。龙陵溃败，整个滇西则无险可守。因此，日军拼命死守，致使中国远征军在大反攻时，进行了三次攻略，方获胜利，战斗甚为激烈。

1944年6月4日，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二六〇团占领淘金河、小岩子；二六一团占领麦子地西南高地。6月5日，远征军与日军在淘金河展开战斗，二六〇团为右翼队，向阎家寨、大坝之敌攻击；二五九团为左翼队，攻击勐冒之敌以后，进出于黄草坝附近地区，截断龙陵至腊勐间公路，当晚占领邓家寨。二五九团攻占黄草坝后，奉命进出于龙陵以北地区，于6月7日拂晓占领郝场及腾龙公路两侧高地，8日进展至文笔坡脚，9日拂晓克崙阁坡，11日占领文学村和赵家祠堂。与此同时，二六一团三营占领了龙陵南郊唯一据点伏龙寺。八十八师5日于尖山寺展开，以一部进出于龙陵、芒市间之放马桥附近，截断龙陵、芒市间公路，阻止芒市之敌增援龙陵。主力于9日攻克勐淋坡，10日以后，又相继克广林坡、老东



坡、风吹坡、三关坡、文字山、丸山和黄土坡。老东坡是龙陵外围之屏障，其地势之险、地形之高，乃敌据守龙陵的生命据点。峰峦环绕半个县城，山顶为长方形平坦地，称营盘山。它既可西瞰龙陵，南控芒市，还紧扣滇缅公路，是反攻龙陵的重中之重。八十八师二六四团于6月5日五时占领广林坡后，继续向老东坡攻击。于13时，在我猛烈炮火掩护下，第七、八两个连向老东坡北面山脊攻击，九连及战防连绕至老东坡南面策应北面，行包围攻击态势。两部于炮兵及步兵重火器发挥最高威力之瞬间，利用草丛掩护，秘密接近敌阵，当以奇袭之姿态冲入敌第一道壕沟时，因受限于敌地雷和滚雷伤害，伤亡惨重，攻击暂告一段。各连忙构筑工事，准备翌晨再行攻击。6日，大雨滂沱，云雾弥漫。攻击中因道路泥泞，行动困难，步炮协同不易，攻击无甚进展。至黄昏时刻，远征军组织突击队60人，秘密越过敌两道铁丝网，突入敌阵。正与敌白刃交锋时，日军50余人突然从远征军右侧袭来，致使两名连长阵亡、一名营长负伤，攻击仍不成功，被迫退下阵来。

7日14时，远征军二营增援参战，不料日军也不断地增援，远征军经8、9日两日的四次攻击均未达到目的。10日，远征军又集结二六四团全团兵力，拂晓时，除炮兵对老东坡行歼灭性射击外，以一营、二营、三营共3个营同时从正面和南北两侧展开对敌攻击，经四个多小时激战，远征军占领了老东坡主峰，残敌向风吹坡败退，远征军乘胜追击，于16时将风吹坡占领。至此，完全占领了老东坡。

三关坡阵地，包括龙陵、芒市间的华坡、锅底塘坡、坝湾坡、双坡、张金山、桐果园、南天门、放马桥、邦武山、红岩山等要点，位于龙陵、芒市间滇缅公路两侧。在诸要点中，三关坡殊为险要。它巍立于龙陵西南面，与老东坡、伏龙寺坡势成鼎足，四周耳峰罗列，形同环星拱月。前瞰龙陵，后通芒市，挟锅底塘，抱老东坡，地形堪称险要，加之倾斜陡急，不易攀登，无路成行，补给维艰。敌凭踞天险居高临下，构筑坚固堡垒、网形交通与通信设施，并附以铁丝网

四层，以精兵强将固守，策动周围诸峰之敌堵击远征军，保证其龙陵、芒市间公路之通畅。为了截断龙陵、芒市之敌相互联络，阻击敌从芒市增援龙陵，远征军与敌在三关坡附近进行了激烈争夺和较量。

6月5日，八十八师二六二团从蚌渺、坝竹之线展开，以一部攻占桦桃林、南天门、放马桥等要点，并将龙陵、芒市之交通、通信设备彻底破坏；另一部向张金山、双坡、三关坡、锅底塘坡攻击。当晚，段营将南天门、山头寨、放马桥占领日军的龙陵、芒市交通截断。而向张金山攻击之四连，因敌死守顽抗，出现重大伤亡。

6月7日6时，远征军又向三关坡和华坡攻击，经8个多小时激战，击毙日军21名，将两坡占领。营长石曰森负伤。九连占领邦武山和红岩山之后，于11日攻克张金山。截至6月15日黄昏，日军苦心经营两年之久，以期固守龙陵之所的外围据点，全部为我军占领。残余的日军狼狈逃入城区核心工事，已成瓮中待歼之鳖。眼看攻克龙陵指日可待，宋希濂于6月10日电告蒋介石：“此次我远征军渡江反攻，职奉命为左翼军，已于巳东开始行动，由职亲率第七十一军及第二军主力，分别由碧寨渡、打渡渡过。我军向龙陵梓市之（敌）攻击前进，沿途各地之敌均顽强抵抗，我军士气旺盛，连克腊勐、平戛、镇安街各要点，鱼日逼近龙陵城郊，经分别围攻，于蒸日攻克龙陵，此役，敌伤亡约数千人，遗尸三四百具，虏获战利品正清查中。我伤亡团长以下官兵约数百人。该敌向龙陵西南溃退，除继续扫荡，确保战果外，谨电呈鉴。”

宋希濂电报刚发出，又获悉腾龙公路之黄泥坎附近有敌数百辆汽车进出。宋当即命令位于腾龙间芒勤附近之新三十九师前往阻击，因时值大雨，坡陡路滑、山洪阻挡，未达目的。宋复令八十七师以二六一团三连掩护七十一军工兵连炸毁腾龙桥。又因没有炸药，该连一面请求拨给炸药，一面筹措汽油、棉花和稻草，准备炸桥。至13日，腾冲守敌2000多人，土炮8门，开始南下支援龙陵。宋希濂





再令八十七师以二六一团一营附工兵一连带着炸药前往炸桥，怎奈炸药太少，桥未彻底炸断，该营即以三连扼守桥头公路，主力位于邦腊掌附近。入夜，日军强渡龙川江，攻破三连防守阵地后，以1000余人沿腾龙公路直指龙陵；另1000余人，则由邦腊掌北侧经龙大显向勐外坝方向疾进。与此同时，芒市之敌200余人绕过放马桥经象滚塘进入龙陵。16日拂晓，进入龙陵之敌在炮火掩护下，主力于赧场附近展开，分南北两路向远征军城郊部队进行包围夹击。眼看远征军5420高地及土官寨之线即将被突破，七十一军主力被分成两半，八十七师有被歼之虞。



于黄昏时刻，宋希濂当即改变部署，命令各部以一部堵截敌人，主力向打摩山、老将卡方向后撤；八十七师占领深沟、小米地、打摩山之线；八十八师占领雷打羊、老将卡、倒淌水之线。

20日，新增之敌和龙陵之守敌会合，以主力近两千人，在战车、装甲车掩护下，向远征军后撤部队追击。21日，攻破远征军深沟、长岭岗、回头坡防线。至25日，远征军退至龙陵与黄草坝、勐冒之分水岭新塘房、倒淌水一线。敌炮弹已打到勐冒廖家寨，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八十七师师长张绍勋退至勐冒中寨，诚恐无法挽回战局，开枪自杀，幸手下阻止，不致毙命，形势异常严峻。从20日至25日，长官部三次传达蒋介石电令：一是飭长官部追查放弃龙陵系何人下令；二是令第十一集团军尽快集结兵力，击破敌人攻势，至少于黄草坝以西站稳脚跟；三是令何绍周的第八军增援龙陵，其中荣一师由李弥副军长率领，于26日赴至勐冒归宋希濂指挥，其余两个师加荣一师之第三团于28日抵达松山，接替新二十八师攻击松山之任务，新二十八师移至黄草坝投入攻击龙陵；四是现位于勐外坝附近之新三十九师速至三关坡、南天门一带阻击芒市之敌增援龙陵。

荣一师于26日到达勐冒后，27日宋希濂下达反攻命令：

1. 腾冲南下之敌约3000余人，野炮六门、战车五辆，自6月20日以来，主力沿滇缅公路两侧犯来，企图打通滇缅公路，救援松山，该在黄草坝附近及空树坡



与我对战中。

2. 本集团军决定转移攻势。于6月28日拂晓展开全线反击。重点指向空树坡、长岭岗。先歼由深沟东南侵入之敌，恢复深沟、长岭岗一带阵地，续行围攻龙陵。

3. 荣一师一团，27日推进至倒淌水附近向空树坡攻击。确实占领后，即速转向回头坡、深沟攻击而占领之。

4. 七十六师二二七团，于荣一师攻击空树坡时，同时攻击空树坡左侧，并沿长岭坡向公路附近猛进。确实控制公路，阻敌从龙陵增援。

5. 八十八师二六三团配属新二十八师八十四团，统归八十八师熊副师长指挥，驱逐当面之敌。以一营于保堡田附近沿勐冒街长岭岗大路两侧之高地，向回头坡、深沟之敌攻击，其余沿正面攻击之。

6. 八十七师全力向当面之敌攻击，特须以重点置于公路两旁。配置各师之第五军山炮营，待步兵展开攻击后，一连协同荣一师对空树坡、回头坡炮击，二连以一部支援回头坡、深沟，主力支援八十七师攻击正面，三连主火力支援攻击长岭岗、老牛塘、大坪子。

经长岭岗和深沟激战，敌开始后退，远征军乘胜追击。7月9日，荣一师经老户蚌攻克5240高地，占领了赧场亘土官寨之线；八十八师经老将卡占领了小坝地、杨梅山之线；八十七师经狮子坡、大坪子占领了勐连寨，第一次围攻龙陵遂复告成。

7月13日，第十一集团军部署第二次围攻龙陵。与第一次围攻时比较，新增荣一师、新二十八师、新三十九师，兵力从1万多人增至3万人，宋希濂于8月10日又下达命令：

1. 七十一军应以有力之一部，于开始攻击前夜，秘密潜至文笔坡脚，迨拂晓攻向文笔坡而占领之。

2. 荣一师主力展开于广林坡、孙家地北端，攻击蛇腰坡并占领之。

3. 八十八师主力展开于孙家地西南端老东坡山腹，向老东坡发起攻击，占领老东坡后，续向古泽山、青山进击而占领之。

4. 新三十九师附第五军山炮营一连，除服行现行任务外，以一部攻击龙、芒间之三关坡，阻击芒市之敌向龙陵增援。

5. 七十一军山炮营之一、三连，于碗厂附近占领阵地。第五军山炮营置两个连于小坝附近。攻击时所需炮弹两千发，务于12日运就阵地。

6. 各部应于既得阵地内，选择要点构筑工事，绵密编成火网，并注意相互侧防。



13日拂晓，展开攻击后，各部均遭敌顽固抵抗。八十七师攻击勐淋坡，阵地得而复失。军部下达限期夺回阵地命令，官兵誓死与敌肉搏。至14日17时，全歼守敌200余名，将阵地完全占领。八十七师二六二团7月16日攻占孙家地后，于翌日拂晓向老东坡之敌展开攻击。一、二营曾三次冲入敌阵，均受敌轻重火力所阻，加之敌依据四周堡垒，向远征军射击，致远征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回。

17日以后，因风雨交加、云雾茫茫，攻击暂行停止。胡师长亲临团部，指示机宜，部署战斗。至24日，天气转晴，二六二团集中全团兵力，复向老东坡之敌攻击。于7时开始炮击，经两小时后，派出两个连秘密从老东坡两侧接近敌阵戮杀扼守第一道战壕之敌，不料战壕无敌兵扼守，当远征军进入战壕后，敌遥控引发地雷，使远征军进入战壕官兵几乎全部牺牲。另一个连于第一道壕沟地雷爆炸之瞬间，冲入第二道战壕，遭敌集中火力射击，亦伤亡殆尽，攻击又告停顿。

入夜，该团挑选勇敢士兵30名为敢死队展开强攻，并以步兵一连跟随敢死队前进，以便扩大战果。敢死队一度占领了六号山头，因敌连续进行反扑，亦未达成目的。

26日，三营附轻机枪连、特务连分三拨复攻六号山头，曾两度冲入敌阵地内，又因受地雷、滚雷伤害，全营仅余官兵14名，已无力再攻，被迫退至孙家地。



7月20日，第六军之新三十九师附第五军山炮连奉命到达三关坡附近，以一一六团之一连夜冒雨秘密接近双坡阵地附近，乘敌尚未发觉，一齐将手榴弹投入敌阵，在烟雾掩护下与敌进行白刃战。激战两时，敌仓皇向锅底塘坡溃退。远征军乘胜进击张金山，约四时，张金山为远征军占领。当即部署各部：于张金山、南天门、双坡等要点占领阵地，准备继续攻击三关坡。

24日，洪行师长部署：以炮兵对三关坡行破坏性射击后，一一六团之二营、三营由三关坡南麓向山顶攻击，再以机枪一连置于双坡山头掩护一线攻击部队。洪行师长亲临山头寨坐阵指挥。

25日攻击开始后，炮兵向三关坡射击近两小时，但命中不多，破坏甚微。步兵攻击前进时，仍受到敌密集火力阻止，尤其是九连，复被锅底塘坡敌火力侧射，前进异常艰难。12时左右，八连攻占了三关坡北侧高地，九连到达三关坡南麓。14时，两连同时向山顶展开攻击，快攻至山顶时，遭敌轻重火力密射，未达目的。29日，再次展开攻击，战斗1小时左右，敌弃械弹退逃。远征军正行追击，敌遂从锅底塘坡和老东坡方向扑来，切断远征军后续部队，造成远征军伤亡惨重。

8月13日，宋希濂部署：全军于8月14日对龙陵城郊之敌施行总攻。令新三十九师于同一时间向三关坡攻击。洪行师长决定以一一六团、一一五团，包括驮运连、工兵连、特务连，除一部坚守双坡、南天门等诸阵地和切断龙陵、芒市之交通外，主力届时投入占三关坡。当日凌晨1时，一一六团附迫击炮排开始击敌运动。3时展开激战。顿时，三关坡周围山腰、山腹的枪弹、炮弹、手榴弹爆炸声与山谷回音相应，响彻云霄。激战至5时，一营、二营先后将三关坡和锅底塘坡占领。残敌进入山顶掩体内继续抵抗，远征军正行搜索时，敌从华坡和五角坡大肆增援。远征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后撤，敌复占领两坡。

8月13日，宋希濂至尖山寺观察战情后，随即电令各部：

1. 龙陵之敌1000余人，炮四门，据守老东坡、风吹坡、古泽山、青山、三关坡、黄土坡、西山坡、文笔坡等据点，企图死守。本集团军决于8月14日上午8时，对龙陵城郊之敌加紧攻击。

2. 七十一军附第五军山炮营（欠一连）届时攻击老东坡、古泽山、青山、风吹坡等据点。

3. 新三十九师附第五军山炮营之一连，继续攻击三关坡。

4. 各部占领攻击目标后，应迅速整理工事，绵密配备火网，防止敌人逆袭，做好续攻之准备。

5. 荣一师暂置原地，做好随时投入战斗准备。

6. 攻击开始后，余从勐冒进入尖山寺炮兵阵地。

鉴于八十八师两次攻击老东坡都未成功，故宋希濂下令七十一军：由新二〇八师接替八十八师攻击老东坡之任务。

8月14日7时，新二十八师附七十一军山炮营向老东坡展开攻击。9时，远征军在炮火掩护下，向敌发起冲锋。激战30分钟，占领了小团山之一部分。10时，8号山头之敌向远征军逆袭，被远征军击退。10点14分，右翼之鲁团以一部猛攻6号山头右侧，主力从正面向老东坡山顶攻击，因敌地雷、滚雷伤害，伤亡甚重，可远征军官兵不畏牺牲，勇往直前，与敌搏斗。奈复遭敌人火力所阻，进展愈加困难，只



收复龙陵

好停下坚守既得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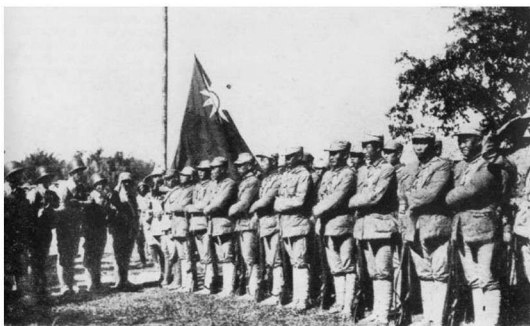
9月中旬，围攻松山、腾冲战斗胜利结束，中国远征军南北两翼主力相继沿公路汇集龙陵。在经过激战争夺龙陵四周高地并切断芒市至龙陵公路交通基础上，10月29日，远征军集中10个师的强大兵力向龙陵城区发起总攻，经过5天的激烈争夺，终于11月3日将守敌大部歼灭，夺回了龙陵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塞。

龙陵战役为整个滇西反攻战中规模最大的要塞争夺战，在长达6个月的战斗中，远征军先后投入10万以上兵力，经过三次拉锯争夺，共毙敌10640人，远征军伤亡失踪官兵28384人。

攻占芒市、遮放；攻占畹町，会师芒友。龙陵失守后，日军退守芒市，企图继续抵抗中国远征军。远征军以一部向芒市河西岸迂回，一部正面攻击，一部沿党练、勐戛实施迂回，三面包围芒市城，敌军后援无望，担心后路被断，弃城向畹町撤退，远征军乘势追击，12月10日占领遮放，歼敌1000余人。

1944年11月至1945年1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远征军在云南西部畹町和緬北芒友地区对日军进行了艰苦的作战。

中国远征军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远征军第二军、第七十一军（附第二〇〇师）和第五十三军，以滇缅公路为轴线，向畹町、芒友追击，扩大战果。11月17日，第七十一军开始进攻，经3日追歼，进抵芒市近郊，形成对日军各师团残部的包围。日军向遮放、猛



芒友会师

戛撤退。21日，远征军第六军攻占三台山，进抵遮放，配合第五十三军向畹町进攻。第二军连续攻破猛戛、蛮中坝日军的抵抗后，于12月中旬进抵猛古街附近。第五十三军于11月15日由河头街地区沿芒市、遮放道西侧地区向遮放挺进，18日进抵来劳山地区，旋即经遮放向畹町前进。1945年1月上旬，各军开始围攻畹町。24日，占领畹町。日军向南溃退。远征军当即越过国境分途追击，到27日与驻印军会师芒友，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 七、滇西抗战的历史意义

### 1. 滇西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三大基本战场之一

中国抗战的军事格局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发生了全局性的重大变化。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并进攻缅甸，在中国西南的滇缅方向制造了一个新的战场。中国被迫在已有的敌后和东战场（即抗战以来形成的既有战场）之外，向新的西南战场投入了大量的力量来应对危局，从而形成了敌后战场、东战场和西南战场三个基本的作战区域，或者说是三个基本的战略方向。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出于新的西南战场具有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应该具有的所有特征。在空间上，西南战场与此前已经存在的两个战场相互悬隔，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在敌军构成上，东部两个战场抗击着日军的中国派遣军，而西南战场面对的则是日军南方总军所属的缅甸方面军；在面临威胁的程度上，由于日军陈兵怒江，中国大后方面临着比来自东战场更为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西南方向已经成为中国最感痛苦和威胁最大的方向；在战略任务区分上，敌后战场担负着扰乱日军战略后方，抑和牵制日军的任务，东战场承担着阻止日军西进，从东正面保护大后方的任务，而西南战场承担的是保持和贯通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从西南方向直接拱卫大后方的战略任务。



有鉴于此，虽然西南（包括滇西）战场形成较晚，但自其形成之日起，即成为中国抗战的又一个基本的战略方向，而且是1942年以后中国抗战的一个主要战



场，中国在这个新战场上的成败得失已经直接关系到抗战的全局。

## 2. 滇西是保持西南国际交通大动脉的必争之地

众所周知，日军速战速决的图谋破产后，即将战略方针改为持久围困，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切断中国的国际通道，构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便逐步扼杀中国抗战。为此，日军从1938年起，先后攻占了广州、汕头、海南岛，并进军印度支那，封闭了中国除滇缅公路之外的所有对外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保持滇缅通道畅通成为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但遗憾的是，1942年5月，日军终于进占缅甸，陈兵滇西，切断了对中国抗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西南国际交通大动脉，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由于滇缅公路的丧失，来自北美、经大西洋和印度洋辗转而来的大量援华物资滞留印度，无法发挥为中国抗战输血的作用。为了解决中国抗战的燃眉之急，盟国只好开通驼峰航线运输物资，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毫无疑问，中国抗战被隔绝、西南国际通道被封闭的状况必须要打破。正是由于这种战略上的极端重要性，中美等盟国自滇缅公路被切断之日起，就把重新贯通中国的西南交通大动脉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中国也为此进行了最大的战争投入，中国两次组建的远征军和最精锐的美械新军均投放于此，中国后期抗战资源的使用首先满足的就是这一战争的需要，中国战略反攻的矛头也首先指向这里。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包括滇西在内的西南战场确为中国抗战的必争之地。

## 3. 滇缅反攻是中国正面战场战略反攻的开始

中国抗战有无战略反攻，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事关战略反攻问题本身，而且涉及对中国抗战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和评价。滇西抗战的地位、作用也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肯定滇西抗战存在反攻，而且是影响抗战全局的战略性反攻，那么滇西抗战的历史地位就会得到极大地提升。

1943年，亚太对日战争出现了有利的形势。美军在太平洋上转入了全面反





攻，日军顾此失彼，节节败退。为策应太平洋方向的对日进攻，中国也在积极部署反攻，并将西南战场列为反攻的首选地区。之所以如此选择，一是要打破日军的战略包围，贯通对外通道并获取大量的援华物资，为最后阶段的对日作战准备物质力量；二是想借助此次反攻，根本解除中国大后方面临的直接威胁，为下一步作战腾出手来，集中力量于东战场的作战创造条件；三是从当时的态势看，东战场日军派遣军兵力强大，距离日军战略后方较近，容易得到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支援。若中国军队在西南战场的侧背威胁未解除之前，贸然把反攻矛头指向东战场，失败的风险极大。而西南战场位于亚洲大陆战场的最西端，距离日军战略后方十分遥远。日军的战略机动力量难以投入，物资补给等也十分困难，而且该战场日军的兵力亦相对有限，还要分别应对印度、缅北、滇西几个方向。因此，中国军队在该战场反攻的胜算把握较大。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国与美、英盟国决定，先由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继而中国远征军西出滇西，贯通中印交通大动脉，随后与盟军一道收复缅甸全境。为此，中国将最精锐的部队集中用于西南战场的反攻作战。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率先由印度进入缅北，次年5月，中国远征军横渡怒江。两路中国大军相对攻击，对盘踞在缅北、滇西的日军展开猛烈攻击。至1944年9月，中国的反攻大军攻克了孟拱、密支那、腾冲、松山等日军要点，奠定了西南战场大反攻的胜局。此后，两路大军东西对进，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了龙陵、芒市、遮放、畹町、八莫、南坎等地，并于1945年1月会师于中缅边境的芒友。

在中国战场的首次大规模反攻中，中国共投入21个美式装备机械师的兵力（其中驻印军5个师，远征军16个师），连续进攻15个月，挺进2400余公里，彻底打垮了当面的日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全歼了日军第十八、第五十六师团，消灭了日军第五十三师团和第二师团主力及第四十九师团一部，将盘踞滇西、缅北两年多的日军涤荡尽净，赢得了西南战场大反攻的全面胜利。

滇西反攻，自1944年5月渡怒江、克腾冲、夺松山，光复畹町，于1945年1月27日与中国驻印远征军芒友会师，将侵略者赶出国门。至此，历时8个多月的滇西反攻以消灭日军21000多人而告结束。

胜利来之不易，1945年的滇西历史充满了死亡与新生。

#### 4. 滇西、缅北反攻胜利对抗战全局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军队在滇西、缅北的胜利，不仅达成了直接的战略目的，而且对抗战全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滇缅反攻之前，整个中国均处于被日军围困的状态，但经过此一战，整个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长期被封闭的局面得以扭转，大后方的侧背威胁得以解除，而且国民党作战区域两面受敌的情况也不复存在，原来的必须分兵应对的西南战场和东南战场减少了一个，从而使得中国可以将原用于西南战场的生力军移师东向。这种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的结果，对1945年转向东战场的反攻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第二，中国反攻的实力因此而大大加强。据资料，滇缅反攻胜利之前的1943年、1944年两年间，经由驼峰空运的援华物资总共只有31.68万吨。中印公路贯通后，仅7个月就输入战略物资50万吨，平均每月7万余吨。援华物资的大量涌入，促进了中国新锐兵团的组建，再加上从西南战场回国的几十万胜利之师，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中国才在1945年春制订了桂柳反攻计划，开始将反攻矛头指向长期被动的东战场。1945年4月，日军以5个师团的兵力冒进芷江。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中国军队，在得到美械新装备的补充，以及从西南战场回国参战部队的参与下，从5月上旬开始大举反攻，全线击溃了日军，取得了湘西会战的大捷。日军惊呼：中国军队已面貌一新。迫于中国军队强大的战斗力，东战场的日军中国派遣军被迫转入战略收缩。中国军队则乘机展开追击作战，连续收复了





南宁、柳州、桂林，并进军中越边境，切断了侵华日军与其南方军的联系。

总之，进入1945年，长期沉闷的中国战场一变而活跃起来，战争主动权开始向中国倾斜，而所有这一切无不源于西南战场的胜利。包括滇西在内的西南战场，犹如围棋盘上的要点，一步不利全局被动，一点走活全盘受益。

滇西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英勇悲壮的战争中，云南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倾其所有，配合军队，内惩汉奸，外御强敌，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在两年零八个月的峥嵘岁月里，云南保山地区先后惨死平民9万余人；民工牺牲2.46万人；房屋被毁2.8万间；遭受日机轰炸520架次——仅“五四”被炸这一天，整个保山城除了东北一角外，所有繁华街道、居民区、机关、学校公共场所均遭日机狂轰滥炸而化为一片废墟，当场遇难10134人，3267间房屋被毁，千年古城顿成尸山血海，阴风惨烈。此后，瘟疫蔓延，又夺去了6万余人的生命（据考，此系丧心病狂的日寇投放细菌弹所犯罪行）……然而，大劫之后，保山人民依然咬紧钢牙，参军的参军，支前的支前，劳军的劳军，直至赢得最后的胜利。

滇西抗战直接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地方史学专家评价为“创全歼顽敌之范例，开光复国土之先声”；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保护和重新打通了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条国际通道——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则为我国抗日战场运输和提供了重要的各种物资，使我国抗日战场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日军在亚洲的主力，减小了英、美等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促进了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

滇西抗战是举世罕见的多民族抗战的壮丽诗篇，滇西抗战的胜利是各族军民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正气之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滇西抗战研究也日益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史学界的重视与青睐，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社会影响也日益扩大，滇西抗战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乃至整个“二战”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表彰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全歼腾冲日寇的赫赫战功，为纪念滇西抗战的民族英烈们，在李根源先生的倡导下，腾冲人为自己长眠地下的英烈们修建了一座国殇墓园。这座陵园始建于1944年冬，落成于1945年7月7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8周年纪念日。国殇墓园占地80多亩，紧邻县城西南来凤山北麓，其地形如同一口巨钟，取“警钟长鸣”之义。国殇墓园的西北侧，掩映在青松之下的中国远征军抗日将士纪念碑和将士墓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四周开满了白色小花。纪念碑为铜质建筑、四方形，正面刻有繁体“中国远征军抗日将士纪念碑”字样，下绘一幅远征军将士浮雕，正前方的火山石上是草书的“华岳英灵”四个大字，其下地坪上绘制一幅铜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区示意图。纪念碑的背面刻有中国远征军70年祭。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墓则是火山石修砌的圆形墓冢，上覆草坪，正前方立一块火山石墓碑，上书繁体“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墓”。

如今，国殇墓园已经历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还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庄严、肃穆。每年清明节前后，都会有人来到这里，敬献花圈，悼念那些为民族雪耻、收复失地而长眠于此的英灵，并寄托哀思。历史没有忘记这些把日本



国殇墓园墓碑

帝国主义赶出滇西，赶出中国的功臣。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些浴血奋战，光复国土的先烈。

国殇墓园里，躺着的是横枪立马、血战沙场的勇士！是中华民族铁骨铮铮的脊梁！

向抗战的英烈们致敬！



# “经典云南丛书”书目

## (第一辑)

人类起源地——从禄丰腊玛古猿到元谋人  
走进古滇国  
南诏国与大理国的兴衰  
唐朝败将李宓为何成为白族本主  
沐英与云南——说说云南明朝那些事  
藩王吴三桂被削记  
云南陆军讲武堂与黄埔军校  
寻索云南最早的留学生  
重九枪声——辛亥革命云南纪事  
民国滇系四巨头  
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云南俊杰  
红军征战云南  
滇军抗日战绩  
威震敌胆的昆明航校  
昆明大轰炸祭  
彪炳史册的滇缅公路  
陈纳德与飞虎雄风  
史迪威将军的中国心和云南情  
永垂青史的滇西抗战  
寻访昆明抗战旧址  
闻一多最后的吼声  
卢汉与昆明起义  
解放云南的最后一战——滇南战役  
云南与抗美援朝  
朱德在云南  
毛泽东的云南情缘  
周恩来与云南  
邓小平情系云南  
知青上山下乡在云南  
郑和与海

白族学者李元阳的传奇人生  
徐霞客在云南  
苍雪大师评传  
吴三桂与陈圆圆之恋与悲  
布衣孙髯翁与大观楼长联  
历史上的钱谦  
后人眼中的状元袁嘉谷  
赵藩的书品与人品  
云南白药王曲焕章传奇  
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艾思奇  
数学大师熊庆来传奇  
陈一得：云南气象事业的奠基者  
世界最早的铜鼓探秘  
南诏国云唐王朝：南诏德化碑探析  
唐诗宋词元曲中的云南  
活着的象形文字与东巴文化  
云南洞经古乐探秘  
享誉世界的西南联大  
云南第一学府——从东陆大学到云南大学  
神话高原——云南民族神话探寻  
寻觅云南十八怪  
神奇的腾冲  
太阳转身的地方——墨江之谜  
泸沽湖畔的摩梭人  
东方威尼斯：丽江大研镇  
香格里拉之争——花落中甸  
抚仙湖底探古城  
锡都个旧的兴衰  
感受神秘的独龙江  
有趣的西双版纳

南诏发源地——巍宝山探秘  
永恒的黑井白盐  
长江第一关奇人趣事  
云南溶洞甲天下  
云南名联图与说  
云南地名趣谈  
云南地名趣谈  
云南地名趣谈  
普洱茶传奇  
中国第一例牛亲子鉴定案  
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传奇

ISBN 978-7-5415-6214-3



9 787541 562143 >

定价:4.80元